



M 4
H 7
7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方音研究

講目

第一講 研究方音之基本觀念

第一節 方音寓於方言說

第二節 方音重詞說

第三節 方音平等說

第二講 研究方音之代表著作

第四節 揚范方法述

第五節 錢翟方法述

第六節 胡孫方法述

第七節 章氏方法述

第八節 亨氏方法述

第九節 羅氏方法述

第三講 研究方音之普通常識

第十節 方音規律說

第十一節 方音斷代說

第十二節 方音分域說

第十三節 方音因緣說

第十四節 方音轉移說

第四講 研究方音之工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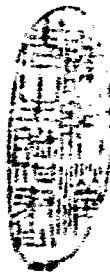
甲準備

第十五節 論抉擇例字法

第十六節 論標列母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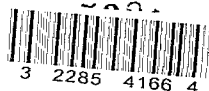
第十七節 論蒐集詞類法

乙調查及研究



- 1 -

支88 E 王校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 第十八節 註定音素
- 第十九節 解釋現象
- 第二十節 儀器測驗
- 丙考證
- 第二一節 分析韻字
- 第二二節 反切異同
- 第二三節 直音歧別
- 第二四節 譯語對照
- 第二五節 參證標準
- 第二六 鄰族交通
- 第五講 研究方言之理想收穫
- 第二七節 方音總音素表
- 第二八節 方音析數表
- 第二九節 方音聲調譜
- 第三十節 方音地圖
- 第三一節 方言誌
- 第三二節 純語言的中國大辭典
- 第六講 研究方音之應用
- 第三三節 文字訓詁之溝通
- 第三四節 文學之探討及建設
- 第三五節 史學問題之解決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第一講 研究方音之基本觀念

第一節 方音寓於方言說

研究語言文字之學的目的不外是：

- 1) 想知道人類如何表示意志；
- 2) 想知道他們表示的方法的同異；
- 3) 想知道方法的同異所生的結果；
- 4) 想知道自己族類的文化由這種表示方法與自己時代先後間的關係。

如果只爲了 1 2 兩項目的，我們只要知道一點文字音韻的粗略概況就够了；要較進一步爲著 3 4 兩項目的，便該更深一層去研究。中國文字音韻的學問目前還在各自爲政的狀況中，這是實在的現象。文字的研究方面與音韻大半無緣，雖然也還著重在形義的相關，而終不免受了字體軀殼的迷蒙。音韻的研究方面與文字隔漠，工夫全用在單文集字的音素分析，大有不能忘筌的滯著。本來文字的形體有了特殊拘牽，語言的實際就因之受了離異的處決。先有語言代表意志，後有文字代表語言，是普遍的歷程；不過文字與語言相合一，又是一般民族的慣例；中國則不然。上來所說的現象就因爲這一個特點發生的。

中國文字的特點中間一定消納了許多說言，中國語言的歷史也一定容納了許多民族的意志。推本窮源，我們應該相信今日的漢字音系根本是許多方音（這是泛言的）的累積。這說的過於玄遠了，然而事實。從這種主張上說，我們要研究漢字音系的源流便得注意以語言爲中心的探討。以語言爲中心就不能拘牽單文集字，自然研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究的是語言的聲音；——文字不過代表語言的罷了。是方音寓於方言的根本義在此。以下破碎說其理與例。

文字無包羅一切方音的妙用，要研究方音便不應依賴文字。字書自說文解字開端，羅列形體加以解說，書中所收字姑視為當世通行，其中專為方言而造之字就不少了。學者如果細心檢舉一番，便知有些是所謂『通人』的制作。通人何以要制作？原有的文字不從代表聲音，不得不有所制作。如此，想研究方音必然有這種情形出現，這種情形若依賴一個固有的文字系統去研究，便要遺失去了存在語言裏未經制作出新字來的方音。自古字書中見文字增加的經驗，乃標方音寓於方言說理由之一。（看附錄一）

陸法言作切韻，本是『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而『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釐訂而成。後來長孫訥言的箋註，王仁昫的刊謬補缺，孫愐的改作，以至李舟的重排，無有不是為文字的讀音整理增加。這種整理增加也可以表明音的增加與字的增加是語言上的變動。自韻書音及字的增加的經驗，乃標方音寓於方言說理由之二。（看附錄二）

次自方音字的發生，知固定之文字系統不夠用，乃標方音寓於方言說理由之三。現在通行的如——

雷 == pong 的陽平

怒 == nin

婦 == fen

癩 == f'e.i

有 二 mo

廖 二 mark

都是些方音字，其中向來文字讀音沒有相當的很多；這六例是平吳粵三音系裏的。宋趙與時賓退錄：

吳虎臣曾漫錄云：

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𪛗爲矮，𪛗爲齋，訟牒文案亦然。

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

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者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

𪛗 音矮，矮不長也。

𪛗 音穩，坐於門中穩也。

𪛗 亦音穩，大坐亦穩也。

仙 音嫻，小兒也。

𪛗 音勒，人瘦弱也。

𪛗 音終，人亡絕也。

𪛗 音臍，不能舉足也。

𪛗 音大，大女即姊也。

𪛗 音礮，山石之岩窟也。

𪛗 音櫃，門橫關也。

他不悉記。

嶺外代答於此外又記數字：

𪛗 音猶，言人在水上也。

𪛗 音魅，言沒入水下也。

𪛗 和鹹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毳 音翳，言多髭也。

砵 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

.....

與時昔年侍先人官齋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

諸如此類，既表方音，實記方言。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系研究

第二節 方音重詞說

方音的寄託既在方言，則方音的實例有非單字可以容納得了的了。上節略言方音所以寄託在方言中的理由，這裏要說方音所以寄託在方言中的情形。

文字音讀自有變遷的系統，不因語言而不變。語言變遷自有線索，不能隨文字音變而變。所以一字固是一語，一語有時不止一字；一語便是一詞，一詞未必相當一字。原是一字的可化成數字，本有數詞的開或併成一字。如是詞由音分，音由字表，不謀根本推求，失却分合源流，空重方言，豈是知音！

所謂『文字音讀自有變遷的系統，不因語言而不變』者，例如收韻的字音元明以來都很規則的變入了收祇勝韻，可是有些在習常的語言中還存留著閉口的痕跡。這種痕跡便是表示的所謂『語言變遷自有線索，不能隨文字音變』。清平山堂話本，簡貼和尚：

當日天色晚，客店中無甚底事，便去睡。

僧兒道：不知要做甚麼？

殿直問道：甚麼物事？

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

小娘子道：我怎知？

打殺後也只是恁地供！

打死也只是恁麼供招！

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怎地瘦弱，怎禁得打勒，怎地訊問。

把柬帖兒來的是甚色樣人。

如今看要教侍兒吃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下，見怎麼說。

你要投永做甚麼？

今日撞見這厮，却怎地休得？

這裏的『甚』『怎』『恁』三字都是今日語言中已變做兩字聯綴的詞，因為文字的音變了，語言仍舊存在，便改寫語言之音。

甚→什麼 (ʃənma)

怎→怎麼 (tsənma)

恁→哪麼 (nənma)

這便是『詞由音分，音由字表』的情形。又如北平語說眼開閉動作爲 tsapa，正是『眨』字的音讀痕跡，與上例同；但按音讀洽韻入聲，平音（即國音）便是 tsa，-p 尾照例丟掉的。『什麼』『怎麼』『哪麼』『tsapa』如從字義尋求，眨猶可聯類比誼想出來，甚怎恁在廣韻中何嘗得見其意？這是方言所保留的字音舊跡，而成為方音的寄託，寄託在以義為綱的詞裏。

還有非是音聲變遷，根本詞語相綴，但憑識字，竟與書音無二；若重口語，便見方言殊異。細加分析，與上項所說截然兩樣。譬如聲母舊稱濁音的一類，國內讀音通分入清及次清兩途，江南音系號稱備具，其實不過是清音濁流，所以這種既無所寄託於字音，也不能附麗於詞語。因此，按照文字就無從見得純粹濁音。可是北平語貨聲中之『一ㄤ堆』的ㄤ，和輕聲字如『子』『個』『的』，反因語言先後發音影響，讀成濁音。

力 (tan) > dān

子 (taŋ) > dʒɿ

個 (Kɿ) > gɿ

的 (tə) > də

江蘇如皋數名後附語助，自然讀成之聲母狀況如次：

一(入) = (一)-ga

六(入) = (六)-ga

七(入) = (七)-ga

八(入) = (八)-ga

十(入) = (十)-ga

二(陰) = (二)-pa

四(陰) = (四)-pa

五(陰) = (五)-pa

九(陰) = (九)-pa

三(陽) = (三)-ɿa

百(入) = (百)-ga

千(陽) = (千)-ɿa

萬(陽) = (萬)-ɿa

如此之類，或書寫只見文字，讀音未必改易；或並無密切寫注，一任口舌流傳。這是方言所包含的字音特例，而成為方音的寄託，寄託在先後詞語聯繫之間。

第一類是音分而詞增的情形。第二類是詞變而音增的情形。還有音合而詞增的，如：——

什麼——啥 (ʃ ənma ʃ'a)

做什麼——tsua (tsuo ʃ əma tsua)

怎麼——tsa (tsənma tsa)

『啥』在江南語系及豫陝語系中通行，tsua, tsa 並豫陝通行。這都是方言中的特別詞，足以表明上面說的『一字固是一語，一語有時不止一字；一語便是一詞，一詞未必相當一字』。總而言之，這以上所說爲明字音語音有不相謀的地方。此種不相謀的兩端，一則是某一方音的不變，一則是某一方音的他變。雖是同一語一字，又往往依詞性的變動而形成方音的特點。例如同是一語一字，具有音韻條例中各音讀，而不能混用，就是半由不變半由他變，他變的往往屬於書音或文言，不變的往往屬於語音或白話。江蘇海門言『何』爲 Xa，讀『何』仍作 Xa。淮揚語言『淹溺』爲 ŋe[~]，讀『淹』爲 iε[~]。又有無關詞類，但由全語句的變化而生縮減和改易的。羅常培廈門音素：

廈門音……在普通談話時“-m”“-p”跟“-ŋ”“-k”還比較隱固，不大受下字的同化作用；“-n”跟“-t”則不然。例如：

新婦 Sin pu → Sim pu
 身命 Sian biōŋ → Siam biōŋ
 牽亡 K'an baŋ → K'am baŋ
 牽馬 K'an be → K'am be
 眼嫖 ŋan p'iaŋ → ŋam p'iaŋ
 演武亭 ŋan bu tiōŋ → am bu tiōŋ
 身軀 Sian K'u → Sian K'u
 面巾 bin Kən → biŋ Kən
 失味 Sit bi → Sip bi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系研究

發毛 h_uat məŋ → huap məŋ
掘墓 Kut bɔ:ŋ → Kuɸ bɔ:ŋ
賊目 ts'at bak → ts'ap bak
雪棧 S_uat ban → suap ban
發汗 h_uat Kūā → huak kūā

這種現象，在廈門話中極為普遍。並且再進一步，便從聲母的同化變成聲母的消滅。例如：

相及 sā Kaŋ → sā ap
中國 tɕəŋ Kɔ:k → tɕəŋ ɔ:k
給我 Ka gua → Ka ɸa
出去 ts'ut K'i → ts'ut i
相像 tɕ'in tɕ'iu → tɕ'in iu
剃頭刀 tɕ'it'au to → tɕ'iaɸ to
二十三 d_zi tsap sā → d_zi ap sā
三十四 sā tsap si → sā ap si

我要出去 g_ua beɸ ts'ut K'i → g_ua e ts'ut i

廈門話所以難學難懂，就因為句中極多變化，而句中變化，聲母的消滅，實在是一個要點。

如是種種，方言所包含的語法特點，而成為方音的寄託，寄託在語言的變化上。

方音寄託所在大端有如上述，顯然可知研究方音——

字不如詞，

詞不如句，

在句之中能見詞字音變。

然而方音研究的要素，我們未嘗不可分成三部，以析音素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系 研 究

爲基本，察語變爲峯極，則詞類實是升降必由的階梯。

第三節 方音平等說

學術思想形成『崇古賤今』的癖性，文字語言於是走了兩極端，中國文人的『雅俗文野論』出發在這裏。本來文雅與野俗的分別是一種意味的表現，並不由於工具的選擇。純粹語言學眼光看來，古的是語音而字音爲晚，豈不是代表文雅的反响後起的。然而崇古賤今者流不這麼想的，文言白話的成見牢乎多不可破。

這種只可謂之成見而已，若要立爲什麼經義、有所捨從，實是大惑！范寅越諺附論論雅俗字說得好：

天地之間，既有人，既有物，不能無名無義而可信今傳古者也。既有名，既有義，不能無字而可信今傳古者也。~~然則天地生人物~~，人物生名義，名義生字，無俗之非雅，無雅不自俗也。是故，宓犧氏一畫開天，衍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無語言文字，至文王分名注義，周公析爻，孔子象彖繫辭，而易道始備。易之爲書使僅存卦象爻畫，爲上哲傳心之學，豈不古而且雅？文王周孔必加語言文字，非失之俗乎？信今傳古，勢不能止也。而聖造字從俗者，莫聰於蒼頡，次史籀，次李斯，次漢章帝，厥後變質改形，由草而行而楷，代有變更，即代有增益，豈乏聖主賢臣，不能守古雅而止者？從俗變通，以合時宜也。是故，結繩不治，易以書契；書契不止，加以花押，（見魏書及北齊後主紀又唐彦謙詩；）花押不能，代以箕斗，（見大清律例）。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於是乎在，人物名義不可

以假借混淆也，即俗字之所由起也。今之士人，字分雅俗，意謂前用者雅，近體者俗；俗雖確切，棄之；雅縱浮泛，僭之。夫士人下筆，豈可苟哉？然雅俗之分在吐屬，不在文字耳。今之雅，古之俗也。今之俗，後之雅也。與其雅而不達事情，孰若俗而洞中肯綮乎？孔子刪詩，雅頌且後於國風，其聖之時者與！且夫，『期期』起於周昌；『艾艾』由於鄧氏；九日不題『餠』，當時已諺劉郎；六經雖無『茶』，不能已於唐代；有慶雲而『裏』字興；有武墨而『墨』字作；『衛』俗聲也，入爾雅；『噉』『鼈』俗音也，載說文；『噉』『唉』楚語也，有史記。凡此者，皆由人由物由名由義，不可僭以雅字而不達事情者也，何能避字之俗而不書？竊謂：古無此說，故無此字，可也；今有此說，若書他字，不可也！如『桌椅』之名見始唐宋，而通雅必引黃朝英言：『椅木名，棹與攴通，但常用「卓」』。然則『卓』亦與卓立混，『倚』亦與偏倚通矣！善哉正字通，收入『桌』字；而廣韻註『與卓同』者，漏矣！『椅』字則見陸龜蒙詩，程子語錄，張子理窟，朱子家禮。詩家及三大賢且從俗焉，必斥爲不雅，豈不怪歟！又如『凳』字，惟傳燈錄用之，論者必執王獻之傳，晉陽秋舊史作『橙』；涪翁雜說謂，『凳爲橙，非』。可知天地生人物，人物生名義，名義生字，不能因其俗造而扞掇也。又如，嘉慶廿五年，民間忽患癰痧症，爲古方所無，時醫遂造『癰痧』

書，今皆通行無怪。字典之定自康熙時者，亦無『疵疹』二字，雖甚愛雅憎俗，何能使世無此症，廢此字乎？如必生今反古，勢必字書數萬文義盡從埽去，歸本於宓犧一畫，始快樸雅，而萬世字宙事物聖賢道理，憑何傳信乎？雖然，雅非不可講也，傳古掌故可也；俗非必宜從也，用宏取精可也。

俗字問題自與俗語表裏，俗語所寄又和俗音關聯。我們讀了范氏這篇文章，當可瞭然於所謂方音平等之義了。

執持正音訛音之見的人注意在訓話上立論的，要推北齊顏之推爲首。他的家訓音辭篇說：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如此議論，不存雅俗的好惡，却有正誤的得失。顏氏和劉臻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向諡陸法言家，論音韻，將『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摛選精切，除削疏

緩，『經法言寫定切韻』。所以陸氏切韻序中也說：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

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採范氏的識見，將這等是非之心排除淨盡，看前人凡所舉例，都客觀的視作當時音韻史況。

例如江永音學辨微，六辨疑似，說：

三十六位若能審定七音清濁輕重，逐字如法呼之，可無差謬。而人或拘於賦稟，囿於風土，習於方言，不能一一中的，則當辨其疑似，以矯其偏。疑似不明，音切差謬，以是爲非，議減議增，諸妄論遂由此起矣。

我們就可以承認他是也是一種成見的託。三十六位不合於古，不同於今，其變異和同之由，在於時與地的錯綜；凡必論是非者，孰有成見也。

以上皆是從紙面上崇古賤今一念之差，還有同是方音而互相訕笑菲薄的。這種現象多半起於鄉土疆界上毗連而語言中有特異的隔膜，尤其是在同一政治區劃中的語言分布錯雜的地方顯得厲害。學術上不應有種，性，貴賤，……的成見。這是人類相互間不可解的缺憾，崇古賤今以外，『尊己蔑人』原來久矣。此又我立方音平等義之所不忍畢言者也！

往往以文化進步自誇者，研究異族語言文字之態度多含蔑視意。國族之間亦且不免，大抵字宙間以智慧奴主人之事最難克制。例如國內各方言區域中，莫不有共相非諍的一種方音，長江下游江蘇北部語言首當其衝。詳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系 研 究

按江北方音，聲母狀況近國音，韻母介吳音國音之間，而入聲復有異乎吳越，得附聲 $k-t$ 二類同乎粵音。吳楚輕淺之人或不屑爲其音，然於江北方音在韻史上之價值何傷？吾人固不能以出自窮扎於上海的苦工賤女之口，便鄙夷棄置不道也。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系研究

第二講 研究方音之代表著作

根據第一講的三點基本觀念，我們可以建設研究方音的新途徑。向著這條途徑，我們得檢討一下已有的著作；這些著作的方法以及態度顯示出許多利弊，值得做我們的參攷。

第四節 揚范方法述

著重語言，隨詞寫音，這各著作有兩部代表。一是揚雄方言，一是范寅越諺。

楊雄書名，具足應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他著作此書的原委，在方言附錄的劉歆與雄取方言書和雄答書，大致可以考見。劉歆書云：

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采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衷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為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脩軌不暇，何遑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

.....

雄書云：

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

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以錯摘次之于槩，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一烹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憲典訓，屬雄以此篇且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弃之於道矣！』而雄般之。……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

這樣看來，大約漢代訓詁之學多半是經師口耳相傳下來，而言語自然變遞之跡存在絕言深語之中反遺佚無有明文。

文字形體方面，有史籀三蒼一派著作爲之著錄，揚雄多才既作訓纂相比擬；言語變遞方面，爾雅小爾雅還不過是總釋六藝簡策之文，子雲復繼君平翁孺之後，脫離章句，獨本四方異語，於爾雅以外別闢蹊徑。是方言成書最要之點在：——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系研究

(1) 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

(2) 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肆心廣意，以自克就。

他著述情形因此可知，是一種『標題羅語』的方法。例如書中第三卷末有，

氓民也，

机仇也，

寓寄也，

露敗也，

別治也，

棖法也，

謫怒也，

閒非也，

格正也，

數數也，

軫戾也，

屑潔也，

諱罪也，

俚聊也，

稊就也，

苙國也，

庾隱也，

銛取也，

棖隨也，

與黨曉哲知也下集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系研究

楚謂之堂，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卷一）
虔儼慧也下集。——

秦謂之設；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健，楚或謂之譚；
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卷一）
兩相比照，顯見前十九例是所謂『標題』，後二例是所謂『羅語』。我們可以想見揚子雲『把三寸弱翰，膏油素四尺』時的底稿是什麼樣子，而記錄至於二十七年多的材料中間，成者也就是知也慧也之類，其餘『交錯相反』疑不能燕的也又是氓民也之類的了。他所標之題，若以後來訓詁眼光看，盡得目爲訓詁，戴震方言疏證裏幾乎無一條不是從廣雅裏找出本方言爲訓的證據來。揚雄明明說了『不師章句』，又說了『於五經之訓所不解』，然則他原來所標的題恐怕只是一個漢世的常用字，如書中某也之某字，或某甲謂之某乙的某甲。例如：——

『娥嬋好也』的好。（卷一）

『烈旃餘也』的餘。（卷一）

『台胎陶鞠養也』的養。（卷一）

『東齊之間謂之倩』的倩。（卷三）

『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的亭父。（卷三）

惟其只是他當時取便於語言單位的標題，所以除了某也之某是單文隻證，在謂之某的句法中便不一定如此。因爲有這樣的事實，我們『標題』之意才能確立不移。我們看：

咍唏恹怛痛也條（卷一）

凡哀泣而不止曰咍，哀而不泣曰唏。於方，則楚言

哀曰唏；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少兒泣而不止曰
咍；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
咍，哭極音絕亦謂之咍；平原謂嘑極無聲謂之咍嘑；
楚謂之噉咍；齊宋之間謂之暗，或謂之怒。

愼濟階怒濕桓憂也條（卷一）

……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
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濕，或謂之怒。

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條（卷三）

荆淮海岱維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
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墮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
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
稱也。……

禪衣條（卷四）

……關之東西謂之禪衣。有褻者，趙魏之間謂之袷
禪衣；無褻者謂之裋衣。古謂之深衣。

是既有了某也，又詳言某謂之某，於此我們更明白方言裏
面的『標題』，自然可以明白所謂『羅語』。

方言裏面『羅語』的情形，訓詁家固所重視，研究音
韻的人——即是探求語言的人——更應該注意。我們
在他著作中另提出兩段話來，先見其例：

敦豐庖斧懽般緦奕戎京樊將大也條（卷一）

……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
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
之作釋也。

假絡懷摧詹戾綫至也條（卷一）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系研究

…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

郭璞注方言作序有云：

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

這上面二條就是『考逸言』『標絕語』。綜括全書體例，他那縱橫兩方面兼顧，實開『時』『地』互相研究的先河。沈兼士先生文字形義學講義云：

…他研究方言的目的是因為古書中所存留已死的語言，不容易懂得，想拿活的方言來比照着尋一個相當的解釋；倒轉來說，就是拿當時各地表示方言的聲音，和方言裏面所包含的意義，來推尋古書裏面相當的文字，（找不出相當之字的，但直音之。）這便是揚雄方言學的大概。

我們在方音研究裏頭，後來方法儘管精密而進步，可是不能不首先師法這位二千年前的『肆心廣意以自克就』的以語言為中心的學者！

他的方法，不僅是蒐集工作，在蒐集之中便有研究的工作不可分離開。雖然他的書還是一部未完成的稿子，裏面的條例有些已是我們研究上必需的常識了。為了免除犯複，留待第三講裏去說罷。

方言書名，篇數，字數，記載間有不同。上舉具是之名以外，如——

雄答劉歆書云，『敕以殊言十五卷，』是雄本又名為『殊言』了。

晉常璩華陽國志叙雄所著書云，『典莫正於爾雅，作

方言，』是略稱『方言』的；其餘各家多半引稱『方言』，如應劭注漢書（漢末），孫炎注爾雅（魏），薛綜述二京解（吳），杜預注左傳，張載劉逵注三都賦，以及郭璞注雄書序（晉），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後魏），孔穎達左傳正義（唐），隋書經籍志等是也。

舊新兩唐書藝文志都作『別國方言』，是取其足名的末了四字的畧稱。

具足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的絕代，宋洪適容齋隨筆引作絕域，是無疑的筆誤罷了。

雄書漢書藝文志不錄，正與答劉歆書相合，但漢志有『別字十三篇』，就有人以爲即是方言』。這是由於篇數上的誤解。謝啓昆小學攷就寫作——

楊氏雄別字，漢志十三篇，佚。

錢大昕說，『即楊氏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或稱別字，或稱方言，皆省文。』錢氏的姪兒繹著方言箋疏主張『方言十三卷』的著錄是在郭注以後的，別字十三篇自是另爲一書。所以我們要連著說本書的篇數了。

劉歆與雄書云，『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殊語，以爲十五卷。』雄答書云，『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是雄時本爲十五篇了。

郭璞注雄書作序曰：『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覽之功顯。』與歆雄往還書語相合。

隋書經籍志云，『方言十三卷。』舊唐志作『別國

方言十三卷。』錢繹曰：『是并十五爲十三，斷在郭注後隋以前無疑矣。』

宋史藝文志方言作十四卷，盧文昭重校方言序云：『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並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並數之也。』

至於字數，錢繹鑑郭序云：

又風俗通義序取答書語，詳具本末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本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蓋子雲此書本未成也。觀其答劉歆書言，『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又云，『張伯松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又云，『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其曰『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則正在續綴時也。曰『頗示其成者』，則尚有未成者也。曰『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則謂他時成書之後也。書中自十二卷以下大率皆僅舉其字，不言何方，其明證也。當歆求書時，撰集未備，歆欲借觀未得，故七錄不載，漢志亦不箸錄。至卷帙字數之不同，或子雲既卒之後，侯芭之徒搜其遺稿，私相傳述，不免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傳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恐其假借影附，故證其實出於揚子，遂并爲一十三卷，以就其數，故卷減於舊歟？

因爲書名篇數等問題的糾紛，學者就有懷疑這部方言並不是揚雄的真書的。宋洪邁發其難，戴震在方言疏證裏面

逐一駁解，大致戴說是可以成立的。我們說方言不是揚雄的書是不能的，說說方言是揚雄未完成的書倒可以。

揚雄方言的影響並沒有發達，大抵由於後人才識不足相當。其餘的原因，也有是走了岔道的。大道多歧，中國語言文字終難格通形體之障，學者於方言以後著作最受其拘縛的，便是許慎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在文字學史上固然是方言以後的集大成的傑作，以討論文字本始爲宗，——包羅形音義三事。考其一尊於文字學界，乃在唐代以降；而方言之書與蒼雅同一命運亦自有故。沈兼士先生云：

大抵史篇三蒼是目治記載文字形體之書；爾雅方言是耳治的記載語言聲音的書。前書之弊在於隨文解義。後者之弊亦有二點：

- (1) 關於意符文字法形體構造一點也不說到，這因爲他們是音符時代之產物的緣故。
- (2) 只是臚列許多轉注的語言，假借的文字，却不能說明此轉注假借之所以然；推尋其語根之所在。

關於這兩點，我們正可以從而補充做方音研究的工作，自應與文字學的立場兩樣看法。我們只有史篇三蒼是無所用之，爾雅方言說文全都是材料。雖然說文給與我們的影響倒是：

- (1) 拆去了詞語，
- (2) 混亂了時代，
- (3) 養成了拘牽形體的偏習。

在方言之後更在說文之後，一面有點說文習氣（第三點）而一面又很足以與方言同列的要算范寅的越諺。

范寅是清末光緒時浙江紹興人。在他與揚雄之間相類的著作本來不少，何以特別將他的越諺與方言相提並論呢？我們起首便說了這兩部書大同之點是：著重語言隨詞寫音；若仔細敘述范氏著作詳情，除去時代影響之點，幾乎不會有什麼小異之處；至於大異的地方便是。揚書寫『古今四方』的殊語異言；范書記『鄉邑一時』的土語常談而已。

揚雄書未完成，方法上只可擊舉『標題羅語』一事。范書既是記錄一鄉語言便無所用共『標題羅語』；提挈他的方法可以名之曰『分類錄語』我先引民國二十一年周作人先生跋越諺的話作釋：

從前記錄越中方言者，據我所見，有毛西河的越語肯綮錄，茹三樵的越言釋，田易堂的鄉談等，但是他們的方法都是恒言錄通俗編的一路，如不是想替俗語去找出古雅的本，至少也要在書本裏發見先例；故所說即使很精確，原是部分而非整個，也只是文字學的材料，與方言土俗了無關係。越諺所取的方針便截然不同，他是以記錄俗語爲目的，有一語即記錄一語，純是方言誌的性質，他用字要尋出典，以致有些字很是古怪，也許是一種毛病；雖然這毛病不能算什麼大，因為那些字本來反正多是有音無字的。

周跋所謂用字尋出典，就是我說的時代影響之點，同恒言

錄通俗錄一類的風氣一樣；至於記錄俗語爲目的，便是我說的與揚書精神相同之處。越諺自序說：

寅越人也，幼奉庭訓，惟經籍制藝是務；年十七而孤，貧賤也，衣食於奔走，望洋黃河，駐麓庾嶺，遶濱甬滬，臨歎荆湘，步不能爲豎亥，目不能窮荒徼，耳不能聽陬澁，而言不能通膽釋。此荀卿子所謂越人安越者也。然而南蠻馭舌之音，予今聞辦，多異方言舊載，稽山鏡水之間，油鹽街談，亦漸異唇齒所聞矣。（如三字縮脚言祇借其音，及翻收拾爲收廿收九之類。）蓋風俗古今隨乎時，莊論戲謔更於世也。

烏覩南蠻新諺，不亦誑罔於昔所云云者？

他是從親自聞辦方言語言起了變化，了解這種變化是由於『時』與『世』的不同，正與郭璞說揚雄『考逸言』『標絕語』的意義相同。他感覺在他以前的越人著作，如茹三樵是『泥古』，毛西河是『簡略』，所以說：

遜來泥古，絕筆俚言，充類至盡：將世可燬厥字書，而婦孺皆言經典，宇宙無諺，其勢安能？……西河越語，約略簡記。遂使於越之區，邈矣輶軒，闕如志乘。其土音之操口可得而言者，手不可得而筆。

寅不敏又不佞，人今之人，言今之言，不識君子安雅，亦越人安越而已矣。

他這種態度與揚雄少不師章句而肆心廣意以自克就的精神，豈不先後映輝！

越諺內容的組織，自序裏說了：

爰据勾踐舊都之區，信今傳古之語，所口習耳熟者，

分編『語言』『名物』『音義』爲上中下三卷，名曰越諺。他的特異的精神是在專重口習耳熟的語，其越諺贅語的輯錄就是這種表現。贅語序曰：

余於光緒戊寅之歲著越諺，編上中下三卷，既成；猶有婦孺常談爲文人所猥棄，實則見諸經傳詩曲，苦於習矣不察者；又有學士雅言，爲俗人所罕道，設或問其來歷根柢，竟有欲辨忘言者。若置之上卷語言中，則文僅一二三字而不成句；成句矣，問之老嫗不解，僅爲越士所口習，豈容混入上卷哉？然又徒託空言，置之中卷名物既不可；亦非音別義殊，置之下卷音義復不能者。前編越諺，嫌其不倫不類，祇可賸而棄之；既編越諺，愛其有脊有樑，不忍賸而棄之矣。爰補輯若干語，分上下兩卷：其婦孺常談而不成句者置之上卷；成句而學士雅言者，置之下卷：名曰越諺贅語。

前一講引到他論雅俗字的意見，這又可算是他對雅俗言的見解。我們對於這位五十年前的作家的識見應該與那二千年前開闢蹊徑的學者同樣師法！揚氏開荆書例，還有些比擬爾雅的意思，范氏撰作，更是獨出心裁。

關於『分類錄語』的實況，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心裁。分類的辦法在訓詁書裏的方式不出爾雅釋名的體例，我們將在第三講中再說；而越諺的分類實是一種純粹以語言爲對象的方式，與訓詁書的方式不同。他將紹興方言分成三部分來記錄：

1 語句——卷上語言

2 詞類——卷中名物

3 聲音——卷下音義

這樣的分類，結果『錄語』的內容就有一種特別的地方，是成語和歌謠的收集。除去卷下，其餘都是謠諺詞，一律收入。凡例十一條，益足表見他方法的周密，眼光的卓越

- (一) 今之紹興府城即昔之越都。山陰會稽兩縣同在府城，所錄各諺以山會城鄉之語爲斷。
- (二) 司馬史祖，陳涉世家必言『夥頤』。太白詩仙，作蜀道難，開口說『噫吁嚱』。北征南山諸詩，兩京兩都等賦，以及石鼎鬪雞聯句諸作，謔陋之儒視爲奇麗文者，實皆當時俗物俚言，蒐羅捃拾，信口振筆而成。今輯越諺，原屬收採俗語，而不拘泥文雅，故土音俗字毫不改避；改即非諺，避即不成諺。
- (三) 如下卷『勿頑』爲『顛』之類，雖不見於字書，欲達是諺，不能舍而他求；仿桂海雜志『不好』爲『孌』之例譯通之。又如中卷疾病條『癰瘡』二字，亦字書所無，今從醫書掇入。
- (四) 『塝』『犢』『鼈』等字，相傳塾師爲農所窘，欲以『裂』代『塝』，以『犢』代『犢』，以『鼈下』代『鼈鼈』；農曰：塝微，裂顯；犢小，犢大；鼈下爨處，鼈鼈坐炊處；毫釐千里矣。蓋因義出，文從義殊，固不可假借也，今皆考出。
- (五) 是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語言諺焉（？），中

卷名物諺之異處，下卷音義諺之散見者，各經詳考詳註，三卷通閱，一以貫之。

(六) 中卷異呼之物，下卷別音之字，所有考註，或在前，或在後，各隨紙隙；其習見之字，共識之典，偶不加註；欲詳上卷音義，必熟此二卷，庶不誤喚官音，茫然是物。

(七) 自道光咸豐年間，忽有縮脚諺，如言『脚』字借『栢條柱脚』之『脚』但呼『栢條柱』三字，縮住爲暗號者，不可枚舉。甚至『走』字借用『雞毛撚帚』之『帚』作『走』字縮脚暗號。此如南人數北諺，呼『馬蘭頭』爲『生口筐子腦袋』，何足取哉！屏勿錄。

(八) 近來又有輕薄子改字諺，如言『收拾』曰『收九』，『收廿』，言『一千』曰『九百八十廿』者，任意譌造，悅口易傳，後將襲訛忘本，姑揭於茲，然亦弗錄。

(九) 有隱語諺，如言『亮』只說『燈籠照火把』者有類乎謎，若東坡志林載僧諱『雞』『鑽筍』，『魚』爲『水梭花』；言尙可取，茲亦採入若干語，其借音不切者棄之。

(十) 句有出典者，註某書名於下；有分見各書者，註明某某書；諺字出處曰出某；諺字音義，分見雜出，考核定一者，曰从某；其不及繁引詳辯者，苦於刻資無多，故从省文，博雅諒之。

(十一) 凡字無音可音者，註反切；有音可音者，直

註某 ；除去『音』，亦从省文。

我們自凡例一知道越諺記錄的方言的範圍。凡例二正是前一講的基本觀念的表現，他具有純客觀的態度，所以——
不拘泥文雅，

不改避土音俗，

二語是最足佩服的名言。由凡例五六知道范氏的著作只差少了用音標注音，和統計音素，而立基於語音的分析去記載方言是根本做到了的；就是說他有『三卷通閱一以貫之』的精神，以及『欲詳上卷音義，必熟此（中下）二卷，庶不誤喚官音，茫然是物』的丁寧的苦心。由凡例七八九知道范氏注意到時代語言的演變。照此看來，以語音語言史的眼光採集方言諺語詞語的越諺，正是可以補充我們由楊雄方言所得的常識的不足，所以揚范方法合叙在第一類。

范氏著書的態度很切實，而晚年生活很苦；周跋云：

范先生家住城外皇甫莊，……他編越諺時，招集近地的小孩唱歌給他聽，唱後便請他們吃夜糖。

到了晚年，他常在竈下燒火，乞糕餅炒豆等爲酬。

有時因爲火候不中程，爲姑娘譙訶也不爲意。

並且他很有思想，惜遭遇不好，不能爲世所知，連著這部重要著作也不過是越郡山會兩縣稍微流傳而已。周跋云：

嘗以己造一船，仿水車法，以輪進舟，試之，本二櫓可行，今需五六壯夫足踏方可，乃廢去不用；少時曾登其舟，則已去輪機仍用篙櫓矣。范先生蓋

有新思想，而困於時地，不能充分發展，世人亦莫之知，大都視為怪物，與徐文長仿佛，其有逸事流傳亦相同。越諺刻於光緒壬午，及今五十年，印刷傳布為數不多，未得列於著作之林；然而藏板至今尚可新印，無甚缺損者，其實也未始不是還從這里來的好處也。

我們依著越諺的分卷，摘錄書中情形：

(1) 卷上語言

小序中有足以表現范氏的特見的話，如——

世之學者輒以識自負，豈知文在後，語言在先，經史子集之文尤後，方音州諺之語言尤先；經史子集文所載之語言實為人籟，方音州諺文所不載之語言乃天籟乎？文為譯語言而設，語言實生文之宗乎？

無文，有語言，已判人禽，古固可也。必雅文而俗語言，即今之世，且無從通問晤對矣。必根經典乃著文，將異域殊方，言語不通，何由達政出治乎？

述古之諺第一

這便是范氏未曾澈底的地方。我們知道他越諺牘語的輯錄是專重口習耳熟的語言，這裏却還有述古之諺。他說：

此古諺之流傳，見引於經史子集者，越中雖不習於俗口，而文學之士猶為常談，特揭冠篇。

他能不拘泥雅俗，而不免餽朔雅俗，此之謂時代的影

響。

警世之諺第二

題記云：

漁樵農俗之夫，街巷里閭之婦，往往奉諺爲詩書，口習如吟誦，終身亦免於罪戾，此諺之警世深矣，爰集爲是條。

引用之諺第三

題記云：

經史子集，圖圖語句，引用以明其意，雖婦人孺子亦能道之，此淵經典爲俗語者，特揭爲一條。

格致之諺第四

題記云：

大學平治之道，歸本於格物致知，有人情物理至當不易之語，日掛越口者，錄爲一條，以見古語流傳，大關學問。

借喻之諺第五

題記云：

比興之例，詩賦有之，諺亦同然，此類是也，故專列一條。

占驗之諺第六

題記云：

叵測者天心，無定者時事，乃有庸夫俗婦一語破的，而天心測時事定者，蓋數千百年屢占輒驗，知及仁守，斯有是諺焉，何忍棄乎？不忍棄，故錄之。

謠諺之諺第七

題記云：

徒歌曰謠，責毀爲詠，一謠一詠，風詩與謠之遺焉，故錄如後。

聽謎之謬第八

題記云：

荆莊好讒，鮑照井謎，讒即度語，謎欲惑人，蓋自漢魏以降，方朔詭譎，俳優隱化，有由來矣；越謬又謂之作暗號；今摘若干語，列爲一條；如讒如謎，故名。

事類之謬第九

題記云：

事不一端，以類聚之；類有萬殊，以夷統之；蓋謬之無名可立，無門可歸者，皆彙於此焉。

數目之謬第十

十只之謬第十一

題記云：

余弱冠後幕游潁州，有皖人能數越謬者問曰，子知越謬有十只乎？余茫無以應，彼疑余非越人也。迨其一一數而說之，乃恍然大悟，啞然而笑。語固有習焉若忘者，況經傳乎？今輯越謬，回憶及之。皖人猶詔我矣；學無常師，益信。

十當之謬第十二

題記云：

咸豐庚申之歲，初次陷杭城，予居鄉里，戚友之避地者紛至，時相聚談，有以越謬之十當問難者，余

強識三四而不全，客乃備告焉，固與之只不能增損者。物必有偶，其信然乎？今亦輯之，竊自笑造次於是矣。

頭字之諺第十三

題記云：

頭字多實用，惟春秋元命苞人皇氏兄弟九頭，頭作人解，其義稍活；然未有用似語助者。有之，自越諺始。茲摘其用之或虛或實者，各若干語，亦訓詁家備一說焉。

哩字之諺第十四

題記云：

哩字出陀羅尼，元人詞曲始爲語助，越諺爲語助尤多；大抵以哩作貌解，隨錄若干，以備一體，不能盡搜焉。

按自第十一至第十四，多是語詞語尾的記錄。

翻譯禽音之諺第十五

詈罵譏諷之諺第十六

孩語孺歌之諺第十七

勸警頌禱之諺第十八

2) 卷中名物

小序曰：

天曰祁連，地謂大塊，兩大之異名也。謂我爲塊，呼子爲囡，父曰耶罷，人類之異名也。酒曰竹葉，殮曰益宵，繞頸謂之襍穉，大俎謂之夏屋，飲食服器之異名也。雉曰野雞，魚曰水梭花，雞曰鑽芭，龜

甲曰神屋，蜚謂之蠶，蟻曰蜚蟬，竹曰个，橘踰淮爲枳，南不夢馬，北不夢船，洛陽橋上驚聞杜鵑，此飛潛動植之異名而物產之異地也。一物一名，數名一物，物物名名，名以方殊，物以土宜，皆淹雅者所必搜，多識者所必及。書既有之，越亦同然，爰舉上天下地，中爲鬼神人物，極之草木果蔬，分類辨名，按綱誌物，約舉二十四條，以徵越諺之實。列爲中卷，括曰名物。

天部

地部

時序

人類

倫常

善類

尊稱

賤稱

惡類

賊類

不齒人

神祇

鬼怪

疾病

身體

屋宇

器用

貨物

飲食

服飾

禽獸

水族

蟲豸

花草

竹木

瓜果

穀蔬

臭味

形色

技術

風俗

(3) 卷下音義

小序有云：

吾越南山北海，東西界江邊塘，中瀦鑑湖沃野，言旣音殊，義由音出，有土音之操，深合字母者：有事義之取，散見字書者，不辨厥音，莫達越諺之疊。今摘其散見萬殊者，統列八條，而置之下卷，冠曰音義；由是越諺之一音一義備具矣。

一字六音

四同一異

兩字并音

疊文成義

字音各別

北方口音

重文疊韻

單辭隻義

聲音音樂

發語語助

按此純論音讀，雖每則之下都考明文字所本，而非是訂本字之意，與下面要述的各家態度不同。

總看范氏所記越語統稱為『諺』，於諺之中細加區分，而對語言的增加遷移不厭詳說，簡直與揚雄書相合足成研究方言方音的全璧。沒有揚氏的研究工夫是僅僅乎一個收死材的工作，沒有范氏的研究工夫是幾幾乎連收死材料的工作也不能完滿的。

揚范兩人的方法，我已經說了；他們的缺點不過是時代所限定成的事實，並非著者的根本過失。那就是沒有用音標注音，和沒有分析音素給人一個扼要的印象。可是，一

噴無寫憐也條云：

沅澧之原，凡言相憐哀謂之『噴』，或謂之『無寫』，江濱謂之『思』，皆相見驩喜有得亡之意也。

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方言卷十）

我們可以明白揚氏的純寫音的主意，『人兮』『思』『無寫』都於字義無關，（雖然戴震諸人引經傳為說。）越諺卷下所記略有分析，音素的意味，卷上卷中所注字音又純粹以越音字讀為主。例如：

一字六音條：

坎 大學，大善寺，大蒜諸大音叶此。

駝去聲大人，大好事，大瘦諸大音叶此。

惰 告孩子呼大哥，大姊，大嫂叶此，餘否。

待 同上，告孩子呼哥嫂姊，餘否。

渡夏切 惟云大家，大勢，及大家堂前叶此音。

待平聲 撐篷船者，名老大呼平聲。

揚氏不得意義相當之字，便作『人兮』；范氏於通語之歧音列舉不遺，一個大字，六種讀音，仔細分出。揚氏有時也自寫新字，一

渾或也條

沅澧之~~里~~言或如此者曰『渾如是』。

說文裏還沒有收進這『渾』字。范氏兩字并音條的許多方音字，與他也是一樣。

頤 其音『勿頑切』，其義即『勿頑』，嘉許小兒循良之稱。

簫 『勿庸切』，音與『風』相似，作平聲呼。

凡謝餽賞均用此音義。

角 『勿用切』音『諷』相似，作去聲呼。如言角高興，角多想之類。

篋 『勿要切』，勿要也。如言篋攪，篋來，篋去之類。

晏 『只要切』，音如『噉』。凡言只要如斯，必曰晏寔概。

着 『止有切』。如言止有此等事物，則曰『着

得這種東西』。

爲 『勿爲切』，勿會也。凡謙言不能曰『爲』。
。如言爲做，爲弄之類。

纒 『勿礙切』。凡言勿礙必曰纒得，纒登。

紆 音『勿好切』。凡遇弗好之事警告於人曰紆者。

這都是直接寫音的方音新字。在綴例下更顯得范氏寫字斟酌仔細。說他：

或曰，卽詩齊風抑我謂我儂兮之儂，然詩註『許全切』，訓利也，音義俱非。唐韻有『豚』字，音『呼關切』。漢皋詩話訓頑。引徵劉禹錫『盃前膽不豚』，趙魏『吞觥酒膽豚』詩包，其音差近，然其義爲點慧，與綴又不同。

像這些地方全表現他們不受字的拘牽，如果那是時了音標我們不難想見『人兮』『綴』都要寫成了拚音的。

第五節 錢翟方法述

偏重文字逐語求典，這種著作有兩部代表。一是錢大昕恒言錄，一是翟灝通俗編。

錢大昕的書是遺著由後人刻行的。我們沒有見他自己的文章說明著作的意見。上節敘述范寅越諺證語的性質正與此類相同。錢氏書凡六卷，內容分十九類；

吉語類	人身類
交際類	毀譽類
常語類	單字類
疊字類	親屬稱謂類
仕宦類	選舉類
法禁類	貨財類
俗儀類	居處器用類
飲食衣飾類	文翰類
方術類	成語類
俗諺有出類	

十九類中的記錄全是從舊籍裏邊摘寫出與通常語言相的詞同類，算是替這些今語找出一個『初見』(first appearance)的所在。這種初見的考求固然是語言史的工作之一，但只偏重字形而未嘗並論其音。與錢氏先後同時注意這種工作而有鉅大的篇幅的就是翟灝。

翟氏書共三十八卷，卷各一類，比錢氏分的詳細。他們定名是仿佛一樣，一曰『恒言』，一名『通俗』。通俗編的分類是：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天文	地理	時序
倫常	仕進	政治
文學	武功	儀節
祝誦	品目	行事
交際	境遇	性情
身體	言笑	稱謂
神鬼	釋道	藝術
婦女	貨財	居處
服飾	器用	飲食
獸畜	禽魚	草木
俳優	數目	語辭
狀貌	聲音	雜字
故事	識餘	

他們兩家的方法都可叫做『分類考詞』。這種『類』的分訂，可以做中國語性分析研究的參攷，是文法問題上的重要資料。我們已經說是越諺臘語一派的著作，可是越諺臘語究竟還與越諺一樣精神，很注意方音的標注；這派著作僅是文人『掉書袋』的考據而已。所以周天度序通俗編曰：

語有見于經傳，學士大夫所不習，而藁僮窳妾口常及之。若中古以還，載籍極博，抑又繁不勝舉矣。蓋方言流注，或每變而移其初，而人情尤忽于所述也。……叙晴江翟氏，…博學而精心，…手輯通俗編。…世人務爲夸毗，遇所不知，輒曰，『吾何爲而屑此？』以視…君之稽古多獲，而猶不

意棄庸近，用知善學者誠有恥一物，必無使羹僮窳妾之得挂其類而後可。學士大夫披覽及之，亦可以省其宿讀而恍然矣。……

他們的主要意思，是『一物不知引爲己恥』。其所以爲己恥是要維持『學士大夫』的面子，不教『羹僮窳妾』又住了下巴頰兒而已！我們可以說這不是以研究語言爲前提的，在揚雄以後范寅以前的一種普遍現象。錢翟兩家的書以外，這種書很多我們不過以他們當做代表而已。例如通俗編序中也說到梁同書的直語類錄，先師孫伯龍（錦標）先生的通俗常言疏證，唐宋以下說部隨筆之類的書有不少的記錄，大抵通俗編輯纂收入了。

這類方法的缺點固然是大，而考錄諺語的來源，雜輯語言上各種名目，雖不能注重讀音，而給與吾人許多研究的材料，爲用也不小。例如恒言錄六有俗語條和諺語有出條。通俗編尤其特色，卷三十七記載許多通俗故事的出處，卷三十八識餘是許多語言文字的變例。這些變例對於方言音的特別成因，有時是很占重要地位的，他們可以解答那些成因的特別點。翟氏對於語言史的識見，究竟靠了這一卷識餘表現出來了；至於錢氏呢，他的著作也許不是定稿，雖然阮常生序說是『首尾完善』。

總之，這一派方法是求今語見於古書的記載，而不是附會古書的文字爲今語的本字，所以缺失在不論音，而不論音亦無大礙。因爲他們所求的是通常的詞語，不是方言。我們研究方音，整理詞類，不必用這種方法；用之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亦不可不慎。

第六節 胡孫方法述

專求鄉邑俗語所本，其稽引載籍方法壹若錢翟；而致力精神，本類揚范；這種著作推舉兩部代表。一是胡文英吳下方言考，一是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

方志體例必備『風俗』，有時也附記當地的語言。這種性質很合於我們講的調查方音所注意的材料，但往往疏陋不堪參考。官修的書未必得著相當的學者，所以如此。然而人情愛鄉，對於鄉音更多趣感，私家著述，因之大盛。前述范寅越諺，就是這種著作，既以其價值的特別，與揚雄並論；其餘隨處可遇的也不少，多偶然記錄若干則而非系統的或大批的。有之，則胡孫兩家足以當之。

胡文英字繩崖，清乾隆中武進人，輯吳下方言考十二卷。他這部書的內容可算一部『吳語辭典』，其方法是『分韻考語』。原書凡例十四條，第十二條說：

此書卷帙稍增於揚子，難於檢閱。余因看書過苦，心如廢井；茲得友人楊六偶，再侄孫燦，殷爲全，就其聲之相近者以類相從，若古聲類之意，又分平上去入各爲一門，其韻數之少者，即以類附於某韻之下；檢核未周，閱者諒之。

可知他原稿只是一些長編，分韻排列乃是別人助理的工作。所以他有一篇識語說：

余輯吳下方言考幾三十年矣。庚辰歲携質之同鄉錢鑄庵先生。鑄庵擊節歎賞，遂爲余序。……今鑄庵下世已十稔矣，余恐一旦朝露，有辜鑄庵期望之意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故識其端而梓之。時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上浣，
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原來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搜集，安得不覺『看書過苦心如廢井』呢？胡氏輯考的價值，和關於考證方言的見解，錢鐸庵（名人麟）序裏和他凡例裏，有下列的敘述：

韻書始於周顒沈約，論者謂吳音不可以概天下。然上自卿雲元首之歌，下逮漢魏晉宋諸篇什，案之韻書而未嘗不合。蓋古人各以方音爲韻，後人即以前人之篇什爲案，而以近代之方音爲譜，協之以韻，通之以叶；韻亦方音，叶亦方音也。且北方無入，秦晉間發聲無上，元明以降閉口音盡亡，定中原之韻反不若吳音之具四聲。又況字母起於華嚴，等韻定於神珙，方外之音，儒者且受其範圍，而可斥吳音爲不足用乎？吳在商周間，爲荆蠻之地；自春秋時，有季扎之德讓，子游之文學，遂爲文物之邦；沿至典午南渡，衣冠萃止；迄於今而文章科第甲天下。必欲驅天下從吳音，固不足服中原人士之心。若夫以吳音證之經史諸書，以參其離合，此亦吾輩稽古審音之責也。自揚子有方言，宋有常談之釋，近日吾鄉趙豹三湯述亭諸公繼之，是皆就常談而釋之。獨胡子繩崖盡取古來四部之藏，證諸吳音。初讀駭其奇闕，細案之而更服其諦當，覺吾吳不可無此解，古人尤樂得有是解，則是書遂爲天下古今所不可少之書。……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仲春，同學弟錢人麟拜序。方言之訓，本於爾雅，有數十字而訓一義者，方音爲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之也。子雲創之，張揖廣之，第字多古奧，間奇者罕，謬訛百出。因陋就簡之士，往往從俗而不稽古，遂使周秦古籍茫不可解，日遷就改竄於俗人之手，是可懼也！後世有志稽古者，行遠遠自邇，曷先於古人平易近人處參之？（凡例第一條）

古人言語不尚文飾，各率胸臆；而述其諺言土音，左史諸書就其文曲折傳述，故能傳神阿堵，強解作某應作某，遂使古人精意湮沒不傳。……（凡例第四條）

方言之作，本緣人所未能通曉者，釋之以開疑義；至於人所共知，則不引入。……（凡例第五條）

這樣，我們發覺奇字是吾卒具聖憲亥月日孝楚介辭源而不是一部普通的辭彙。他的考據方法與錢翟相類，（這是考證派的共同之點，）不過詁詞必有音註，是表現方音的特性。錢序曰：

繩崖爲之注釋其義，音切其音，習見以爲無文者有文，無義者有義；且使古來四部之藏皆爲吾吳咳唾之所及，而吾吳街談里諺，盡爲風華典雅之音。……抑又有爲繩崖進一解者：繩崖汲古好學，惟於宋元以後之書爲少所採，夫音以方異，亦隨時而變，今拒宋元以後尤近，則夫宋元以後之書倘更有可採者乎？敢以質之繩崖！

錢人麟所見的宋元以後書應該採引一點，是極有見地的。大抵胡氏是一位文字學興趣濃厚的人，並非是語言學興趣濃厚的人，所以與其說他是分韻考語更不如說他是『分韻考字』的了。我們回到前面和范氏起謔的態度一比較，

就不待繁言自然了解。他的凡例處處足以證明：

字學以說文爲宗，玉篇佐之。玉篇雖於六書有不合者，而師承有自。唐宋以下專行韻書，總爲作詩起見，其罕用之字或棄而不錄。余此書引據羣籍，有宜用古字者概仍其舊，大率以說文爲宗，蓋不敢請六書之義也。（凡例三）

……余此書多就其本字釋之，不敢強解。（凡例四）
……人不考古而競用僞字，僞者行則真者廢矣。余之爲方言考，所以正後世之僞字也。（凡例六）

字書每多失收之字，如擾字在晉書，瓢點字在韓昌黎集，其解說文廣雅玉篇齊民要術諸書去，往往遺漏。茲就流覽所及，叙而錄之，亦可爲小學之一助。

（凡例八）

古書有有音無義者，有有義無音者，有音義俱無者，有音義俱存者。余或用其義而不用其音，或用其音而不用其義，要皆本以六書，參之羣籍，於字書韻書失收之字義有可通者，概而檢入，於字學不無小益。

（凡例十一）

方言有一字而分數義者，或此爲轉注，或彼爲何假借，蓋古人著書，隨手用字，在於用意，不拘拘於字也。

• 與其杜撰而用俗字，不若用古人成字尙爲典雅。

茲隨其意而釋其音，庶免鼠璞之誤，金銀之改矣。

（凡例十四）

我們看他的書即可以注意他所音注的字，從而研究吳語音類。他很費周章來聲明音讀土音的不得已，總之是徬徨

在語言文字之間的表現。凡例九：

音韻自周秦以來，多用秦音。江左諸人，雜用吳音，樊然淆亂，強加以『叶』之名，而不知土音本相通也。山陝人讀風如『分』。江右粵東人讀雞如『該』。蘇松人讀大如『陪』。樂操土風，有何足怪。而拘攣之士，爭辯不已，殊可嗤也。方言有不能用官韻者，則音『讀如某字』，亦本馬鄭註經之法。會心者應諒其不得已。

這種『不得已』姓表現著者對於方言的認識是『非科學的』；

其目的也只是大批專地言語的考字而已。較有系統的則爲『分類考語』工作。因爲分韻不過貫串大宗材料而已，分類便有幾分葉老的心思在裏面。

先師孫先生，名錦標，字伯龍，著南通方言疏證四卷其識語云：

方言之作，權輿於漢揚子雲。至晉郭景純始歎爲治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由是學者藉以究故訓之變，窮聲音之原，方言遂爲後世所貴。標咫聞管見，固於一隅；弱冠時從顧堆谷師遊，聞師修通州志，周諮博訪，方言亦較詳於舊志，標猶未敢侔闕也。已而，堆谷師通籍，宦秦而歸，謂標曰：『方今東西強國所以進步駁駁者，以其文字語言能合而爲一也。

余憶修志時，略於識小，故方言一類因陋就簡，未遑抉剔，子竟之可乎？』標謹誌之，不敢忘，然尙未得其端緒也。後又從張季直師遊。季師延標於家塾，標特以方言之秘鑰叩之。季師曰：『方言之道無他

不過一音之轉而已。即如東鄉新地而下，他字或讀若緇，又或讀若桃；北鄉白蒲而上，兄字或讀若熏，又或讀若松；皆音轉也。從此求之，思過半矣。」標又謹誌之，不敢忘。用是暇輒討研，稿經幾易，掙捭雖够，猶未成帙；將就姓師正之，而姓師遽赴道山矣！書成裁四卷，首尾幾近十年。意欲廣蒐志書，重加擇擇，而友人慫慂，助以刊費，標乃付鈔，分別部居，俾不雜廁。以告季師，或當莞爾。閉門獨造之車，未必盡合軌轍，尙祈博雅君子指摘譌舛，匡糾不逮；是則標之厚幸也！

民國元年六月中旬，孫錦標識。

南通方言疏證的著作動機在於補草堂之書。其內容是與錢坫方法相似，而注音之法與胡氏方法相同。分類目次如下：

卷一

釋天	釋時	釋地	釋水
釋火	釋宮	釋親	釋戚
釋婦女	釋幼	釋老歿	釋儔等
釋品類	釋性情		

卷二

釋首	釋目	釋睡	釋口
釋言	釋常言	釋體	釋手
釋足	釋對人		

卷三

釋人事	釋貧富	釋商業	釋戲玩
-----	-----	-----	-----

釋罪辟 釋靈異 釋數 釋財
釋總物 釋雜物 釋憑具 釋食具
卷四
釋服 釋女飾 釋飲 釋食
釋小食 釋饌 釋禾 釋蔬
釋果蔬 釋草木 釋鳥 釋獸
釋蟲 釋鱗介

按之例言，知本書與胡書又不全同。例如胡書不引宋以下書，此則不然。例言四云：

書中之大字不宜徑讀如字，須先玩注中轉音，始能定其音韻。

例如卷四釋蟹~~齊蟹~~條引大戴禮蟹二螯八足，接語云：

按蟹螯，即蟹箝也，通俗讀箝與嵌近，蓋一音之轉也。
韻表（功按是段氏十七部表）第七部侵鹽添，轉入第八部覃談咸銜嚴凡，故箝音轉與嵌音近也。

南通箝嵌皆由-m 入-n，韻母有◦之分，聲母同是舌根送氣；因為箝之聲爲羣讀近溪聲之嵌，調則爲陽平，書中無法言之，展轉說出。全書類皆如此而胡書直注不復討論。

例如吳下方言考卷三𠵿字條：

𠵿 音沽 許氏說文，秦人市買多得爲𠵿。案多得，都得也，總得也。吳中謂木石類總計而盡買之爲𠵿。𠵿猶估也，籬也，估計其物而盡籬買不遺也。
又吳中謂瓠注『一得𠵿』。北方謂總在其內曰『一𠵿腦兒』。

南通方言疏證例言五：

大字多取古字古義，俾知吾通俗語本於古語者甚多。即間有用後起字者，音義必斬脗合而後已，疑者則付之闕如。

吳下方言考凡例六：

字書愈久愈繁失。如『但民』見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鼓；後世乃作蠻，柳柳州又作蛋。『智』字見謝靈運列傳，而白香山作笮，字書復作潤。『五檻之狀』見管子，而俗多用城字。『灌以澆水』見淮南子，而俗借用灌字。人不考古而競用僞字。僞者行則真者廢矣。

這又是兩家根本態度的不同。所以疏證例言七曰：

所注之音多用通俗之音，有不必與字典相合者；因字典所注之音反多難識之字，必須音而又音，不若音以通俗之音，較為直截。

八曰：

有古義無可證而確由心得者，必取其音義皆合，乃臚入於編內。

胡氏凡例十：

土音有數千里外不約同者。如北史李興業傳『薩四十家』，而今江南之宜興讀三如薩。紹興稱他爲其。蘇州語未帶哉字，而聖經早已用之。說文玉篇廣雅諸書，亦多用南北土音。君子立言，信而有徵。閉戶著書者，未可以與於源本也。

如此看來，胡孫二家的不同便是：一個只做到考字工夫，一個實是做的考語研究。南通方言疏證卷一釋宮籬笆

條：

史記索隱，今江南謂葦籬曰笆籬。續方言，引釋名，籬，離也，青徐曰裾：裾，居也，居於中也。

按通俗倒用笆籬二字，謂之籬笆。海門則讀裾若枝，讀中若央，謂籬笆爲枝央，或謂之枝央圈。裾枝，皆雙聲相轉也。

又茅司條：

朱暉絕倒錄，載宋人擬老嫠賦，有尋東司而上茅句。

通俗編，按俚俗言毛司，據此當爲茅司也。

按茅司，通俗謂之茅池，即厠也。厠池雙聲，故厠音轉爲池。司池疊韻，故司音亦轉爲池也。

孫先生想達『文字語言能合而爲一』之理想，故其書實爲詞彙性質之方言誌，不過對於文字形體也看得很重，蓋亦時勢所限也。先生全書皆親筆錄寫上石，故頗用說文體云。

綜此二節，知考字證語方法之中，得以通俗常言及鄉邑方語爲別；而其根本精神亦復因衍形衍音判分焉。

第七節 章氏方法述

自如揚范錢翟胡孫諸家方法，總統觀之，既衍形衍音各有短長，皆不離單詞隻語枝節考較。若欲得一以音韻學系統爲基礎，然後上下縱橫論字考語者，章炳麟新方言外，不二觀也。

章氏書論中國各地方言如揚雄，所言或有常語若錢翟，所以言往往疏求本字似胡文英（孫氏書在其後），而根本法在立『音表』以爲語言表現之據，凡所引徵必疏通其音聲與文字之異同，是可謂之『訂立音準，證語求根法』也。

章氏文錄二，丙午（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與劉光漢書：

各省鄉土志，體大物博，誠難驟了；博物學復待專門爲之。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

他要作方言的意思是：

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丙午與劉光漢書。）

理董方言，在證明其難知者，不在疏舉其易曉者。（文錄二，丁未與黃侃書。）

這都是新方言成書之前的議論，戊申序新方言又云：

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學聲均炳焉復於保氏；其以說解典策，譌然理解，獨於今世方言，丘蓋如也。……方今國聞日陵夷，士大夫厭古學弗講，獨語言猶不違其雅素，殊言絕代之語尙有存者。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於國語願不欲推

見本始！此尙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問學乎？余少窺揚許之學，好論古文，於方言未遑暇也；中更憂患，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摛殊語，徵之古音，稍稍得其愚理。……

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遠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

從這序裏，我們知道他著書的精神，在以『復古』的手段達『民族革命』的目的。所以他說：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昔仁和龔氏蓋志此矣。其所急者，乃在滿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徒爲浩侈抑末也。僕所忘獨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比類知原，其事非一。（丙午與劉光漢書。）

龔自珍蒙古聲類表序，通論蒙藏滿回各種語音，是有志統一中國全部語言的計劃，遺著存目中的今方言，想來自然與章氏不是一路的。章氏只要：『雖方國通言，猶必刺取以見語柢，其有弔詭殊言，已見史傳，而求之訓詁，莫能明其本株者，一切棄之如遺。』（丁未與黃侃書語。）因此對於錢翟二家所考縱有相同，而見地絕不相類。他與劉光漢書中譏評翟書道：

昔仁和翟灝作通俗編，其於小學鄙淺，上比子慎猶不逮，其去子雲遠矣！吾儕於此猶能致力，亦有意乎？

新方言序就更加批評到杭世駿程際盛錢大昕翟灝許多人。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自楊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爲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蓋志翰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遠，及其作恒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爲徵，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抵。

仁和翟灝爲通俗編，雖略及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難書，於古訓藐然亡麗，俄而撮其一二，又櫛不理析也。

他的特別之點在『察聲音條貫』，宜若純主於音；但又要『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求常語之僻隱者的『本字』，復牽於形。

章氏所持聲音的條貫，其源出於戴震的轉語二十章。

戴氏曾爲方言作疏證，轉語必有所會心於方言而成其規模。他的序完全是語音學的理論。我們可以說，章氏新方言成書簡直是中國語言學的一個發軔紀念，而戴氏轉語乃是中國語言學發軔的一個紀念。中國方言（方音）的研究成爲音韻學的研究事業，不能不祖戴而宗章，無論其態度上有無可訾議之處。章氏因戴氏轉語得著書六例。『明斯六例，經以音變，諸州國殊言，詰訓者雖未盡瞭，儻得模略，足以聰聽知原。』

他這『聰聽知原』四個字，要算得是他方法的總訣。

『聰聽』等於今日所謂分析音素的作用，『知原』便是現在所謂試探語源的意思。我覺得今日的學者，除了工具的進步和方法的新穎而外，似乎不能超逸了他的開關。

他的六例：

一日，一字二音，莫知誰正。

—59—

二曰，一語二字，聲近相亂。

三曰，就聲爲訓，皮傳失根。

四曰，餘音重語，迷誤語根。

五曰，音訓互異，凌雜難曉。

六曰，總別不同，假借相質。

六例所出，由於他以總括眼光看中國語音，看出些現象來。

蓋有誦讀占畢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違古音者；

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

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韻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

我們應該明白這位樸學大師的方法是何等的明晰！他說，「後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時，爲之理解，猶瘞於放失！」又是何等的憤慨！我們相信他的方法只有他自己用得成功了，而被其他學者反引用得湮沒不彰。他的成功是取發音標準論語音，而失敗在語音被字形所牽。

全書目錄次第是：

釋詞第一

釋言第二

釋親屬第三

釋形體第四

釋宮第五

釋器第六

釋天第七

釋地第八

釋植物第九

釋動物第十

音表第十一

形式是與爾雅一類，內容却是瓶格，參合音義，說定文字。舉例如次：

說文，者別事詞也。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道家者流，者訓爲此。今人謂『此』爲『者』，如『者回』『者里』『者番』『者箇』是也。禪人語錄多作『遮』。

者爲此，亦爲『是』。今直隸山西然許人語，則應曰『遮』，本是『者』字。

周髀算經趙爽注曰，故者，申事之辭。今浙人申事皆言『故』，音如『各』。

『故』猶『此』也。墨子天志篇：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莊子齊物論：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並與『此』同義。今湖北猶謂此爲故，音轉如『過』，言『此處』則曰『故里』，或書作『箇裏』非也。江南運河而東，至於浙江，謂此爲故，音如『格』。

『故』亦作『居』。易繫辭傳，則居可知矣。鄭王並注曰，居，辭也。詩言上帝居歆，以居徂向；居者，此也。言此曰居，有時言『彼』亦曰居。左傳言『誰居』，檀弓郊特牲莊子齊物論言『何居』，『誰』『何』之下，皆言『居』，是指佗也。字變

作『渠』。今吳楚皆謂彼曰『渠』，或讀如『儲』。爾雅：時，實，是也。廣雅：是，此也。淮西蘄州謂『此』曰『時箇』，音如『特』。淮南揚州指物示人，則呼曰『時』，音如『待』。江南松江太倉謂『此』曰『是箇』，音如『遞』，或曰『實箇』，音如『敵』。古無舌上音，齒音亦多作舌頭，時讀如待，是讀如提，實讀如敵，今僅存矣。

爾雅，之，間也。『之』訓『此』者，與『時』同字。

『之』『其』同部，古非通用。周書，孟侯朕其弟；其卽之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

管子，山權，數之龜爲無訾；之亦訓是。小雅，蓼莪，欲報之德；箋云，之猶是也。莊子，逍遙遊，之人也，之德也；之卽其也。今凡言之者，音變如丁茲切，俗或作『的』，之宵音轉也。然江南運河而東，以至浙江廣東，凡有所隸屬者，不言『的』而言『革』，則非『之』字之音變，乃『其』字之音變矣。馬建忠文通，徒知推遠言『其』，引近言『之』，乃謂『之』『其』不可互用；寧獨不通古訓，亦不通今義也！

說文，乎，語之餘也。淮南精神訓注，與邪辭也。

呂氏春秋自知篇注，歟邪也。乎歟邪；古韵皆在魚模，今語皆轉入麻部；凡疑問語或言『阿』，或言『呀』。

乎爲呼召詞。論語曰，參乎！晉語曰，爰乎！疾痛呼天，則曰天乎！乎爲乞請詞。鄭風，女曰觀

乎，且往觀乎！乎爲命敕詞。左傳，勉速行乎，無重而罪！又云，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乎爲詠歎詞。論語，孝乎惟孝！仲尼燕居，禮乎禮！今語皆作『阿』，轉入麻部。

『無』古音本如『模』，今閩廣言『毛』近之。通語言『末』，末即『無』之音轉，如論語末之也已，墨子公孟篇吾末予子酒矣，則今語所本也。其在語末，則義近『否』，古祇單辭。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倒之即是『有後艱無』，『有近悔無』。唐人詩多用『無』於語末，今語亦然，由模音轉如『麼』，如『馬』。

易言或鼓或罷，論言欲罷不能，義爲休止。今人言休止曰『罷』，此本字也。又爲商問語，如曰好罷，走罷是也。黃州音轉如『波』，『罷』古音亦在歌部，音正如『波』。歌戈與魚模相轉，故『罷』可轉爲『夫』。商度語言罷言波，乃借爲夫字也。孟子告子篇，必子之言夫；注，歎辭也，此亦商度語矣。（以上均見釋詞第一）

說文，介，畫也，從八從人，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今直隸山東謂兩物根柢相連之閒曰介八，若兩指閒曰手介八，脚介八，樹兩枝閒曰樹介八是也。

介讀古八切。揚州謂指兩節閒，亦曰介八。尋孟子云山徑之蹊閒介然，長笛賦云閒介無蹊；今人言『介八』，若古人言『閒介』矣。

介，有所恃也。左傳曰，介恃楚衆。漢書，南越

傳曰，欲介使者權。今江南運河而東，至於浙江，謂有所倚恃爲介，俗作『戩』，無以下筆。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義從我聲，故我音轉如『儀』。韓詩，如食儀饌；傳，儀，我也。今江南蘇松之間謂我爲『儀』。我轉爲『吾』。說文，吾，我自稱也。吾亦音『牙』。漢書地理志，允吾；應劭曰音鉛牙。又轉爲『印』。爾雅，印，我也。今徽州及江浙間，言吾如『牙』，亦『印』字也。俗用『俺』字爲之。印變爲『陽』。爾雅，陽，予也。字亦作『映』。說文，映女人自稱我也。今直隸山東農婦皆自稱『老映們』，聲在『娘』『牙』之間，或書作『娘』，非也。

爾雅，余，我也。明時北方人自稱『洒家』。洒卽余也。余從舍聲，古音如舒。舍轉爲書野切，故余亦轉爲書野切。（以上均見釋言第二）

我們看了這幾則例子，可以知道他的得失所在。上面我已說明其得在論音之變明語之史，而失在拘牽於文字。去其短論其長，當重視所立音表。音表之作幾可視若章氏對中國文字語言構擬之音讀體系。此其體系，上下古今，轉變通混，咸資則據。吾人所以不能充分引用章氏方法者，是其體系未得捷利表現之具，壹以『紐類』『韻部』之漢字爲蔽障耳。

章氏方法，設以新詞爲說，則謂爲『由音韻學的原則論語言之變遷』也可，謂爲『自音韻史之事實求文字之記錄』也亦可。其音表所示之標準將於後文論之。至於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流風所被，作者不一出而皆未獲得其精義者多，徒徘徊於文字障中；說者輒以詬譏，但亦未嘗深讀其書之過與？平情言之，今國外學者若高本漢研究我方音之法，實暗合章氏蘄嚮之一部分。學者果更探觀高氏之法，取以比對章氏之法，或所會心又足置斯言於確信之境也！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第八節 高氏方法述

前節論述章氏方法得失，略指其綱要，所謂訂立音準考求本字。其所以先有音準次探本柢者，蓋合說言文字於一而欲聰聽以知源也。章氏文錄列錄，論漢字統一會文中云：

中國文字，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隸，形體稍減省，而聲音訓詁古今相禪。不知雙聲疊韻者，不可以識音變之條；不知轉注假借者，不可與論義變之例。故雖習用今隸，而不得無溯其源於古文小篆。……中國所以便俗致用者，其字雖稀，然方言處處不同。俗儒鄙夫不知小學，咸謂方言有音而無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杞攝代。亦有聲均小變，猝然莫知其何字者，如耳耿之作耳光，尻子之作鈎子，下輔之作下爬，亞要之作呼要是也，既非本義本形，惟強借常文以簪紙帛，終莫曉其語根云何，故用字差少耳。若綜其實，則今之里語合於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雙聲相轉而字異其音，鄰部相移而字異其韻，審知條貫則根柢豁然可求。余是以有新方言之作，雖甚簡略，得三百七十事，然字爲說文正體而不習見者多矣。……若徧討九州異語，以稽周秦漢魏間小學家書，其文字往往而在，視今所習用者或增千許。此……雖中國儒流樂文采者，亦莫知也。俗士有恆言，以『言文一致』爲準，所定文法，率近小說演義之流。其或純爲白話，而以蘊藉溫厚之詞間之，所用成語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岐異之徵，

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爲典則邪？

細繹其意，未嘗不深歎反正是非之見無所逃於時代限制，若章氏既進於純語言的歷史觀而不免乎唯本形主義的識字論也。上來所引，正面足以見章氏方法之明變，負方足以知章氏論點之逆行。是故吾人苟能以順時察勢之態度，三復於其所立律令矩法而去其蔽固，則在方音方言研究史——亦即中國說學史上總舊啓新之功灼灼可見。

章氏又曰：

昔陸法言作切韻，蓋集合州郡異音，不悉以隋京爲準。

今者音韻雖宜一致，而殊言別語終合舊存。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學，則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漢者衆，其寶貴過於天球九鼎，皇忍撥棄之爲~~2~~一~~2~~以今語爲非文言者，豈方言之不合於文，顧士大夫自不識字耳！若強立程限，降直古書將不可讀，雖今語亦有窒礙不周者。代以同音之字，則異地者勿能通曉。夫正名百物，所以明民共財，汗漫書之，甚無謂也！

大抵凡章氏論音聲本末之處皆足爲來者楷模，蓋其著眼在語言史況，非所支離破碎於清濁侈斂間可同日語也。余深信今日專家所治，於方言不過音之一端，未皇及於語；與章氏方法根本不同者，是以分析方音爲構擬音史之借鏡，非以綜論方音作陳述音史之條貫。

綜論方音，陳述音史，其出發點在於『字；』故曰，『字失其音，則氣魂喪而精氣萎；形體雖存，徒糟魄也；義訓雖在，猶盲動也。』分析方音，構擬音史，其出發點在於『語；』雖尙未能舍字而純據乎語，然而近日以此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科學態度治方音者已有人在。此種學者固非章氏斥難所屬，而亦默契於章氏『殊言別語終合葆存』之旨，瑞典人高本漢實爲翹楚。

高本漢 (Bennbard Karlgren) 瑞典人，治東方學蜚聲歐洲，尤達於中國語言文字之學。歲在一九一五，中華民國四年，高氏著中國聲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其師龍德爾教授 (J. A. Sundell) 刊爲東方學論叢第十五卷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書凡四冊，出版紀年及總號如次：

Vol. 15:1 (第一冊)	1915 出版	總號 12-
Vol. 15:2 (第二冊)	1916 出版	總號 13,
Vol. 15:3 (第三冊)	1919 出版	總號 19,
Vol. 15:4 (第四冊)	1924 出版	總號 24,

(總號是論叢出書繼續的次第。)

第四冊單稱『中國方言字典』(Dictionary of Shinese Dialects) 爲全書論據之所本。音韻學研究序裏說，他受他老師 Lundel 的指導，採用方言做音韻的研究。瑞典的語言在世紀末二十年已有了從分析方音研究出的結果，所以龍德爾氏瑞典方音字母的構定給予高氏很重要的影響。他抉擇了以研究瑞典語言的方法來研究中國語言。

高氏之方法在逐字記錄方音，歸納若干方音之現象而論證音韻。章氏以上各家目的在語言的考訂，高氏以來各家目的在語音的探討。前者由已知語言文字之歷史的概略從而演繹，後者歸納既知之音韻實際從而闡述語言文字之歷史。以故高氏之法可謂純粹方音的研究，而吾人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之所願望於有志此項研究者則當基於方言研究之根本觀念也。不過高氏之方法又爲此研究之必要的基礎耳。茲爲扼要計，不妨名其法爲『記音考史。』中國聲韻學研究全書，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業已譯成國語學，者將來可以參考。其內容大要爲：

Avant-propos

Introduction

L'Ancien Chinois

Phonétique descriptive des Dialectes Modernes

Etudes Historique

Dictionnaire

中國古音 I (L'Ancien Chinois) 部公述——

(1) 認識中國古音的來源 (Sources de nos Connaissances de l'ancien Chinois):

(I) 中外譯音，如梵文而中亞語文爲尤重要。

(II) 舊韻書字典以『反切』記錄的音。

(III) 各種音韻學的圖表及說明。

(2) 中國古音發音的系統 (Le système phonétique de l'ancien Chinois) 特別釋述上叙來源二三兩項之狀況：三十六母與十六攝。

(3) 中國古音聲韻學的音類 (Groups Phonologiques de l'ancien Chinois) 研討上叙來源二三兩項之內容，並作聲類表 (Tableaux de Initiales) 及韻類表 (Tableaux de Finales) 列其例字。

此字例之類數係由『反切』與『等列』相互對照之研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究之結果：聲類四十七，韻類二百九十。所列例字凡三千一百二十五字。

高氏調查研究方音之基本材料蓋即此也。

『現代方言之發音的記錄』(Phonétique descriptive des Dialectes Modernes)部分述其調查工作。於『前言』(Préliminaires)中說明研究之二種方法：比較法及實驗法。

就已知之語言中之音素與所欲研究之方言中音素互相比較而定其價值之同異，是爲前者。於一方言中注意其音綴時間之長短，送氣力量之強弱，兩音先後之影響，是爲後者。凡諸語音學方法之基本常識，高氏則略而未詳，並舉下列諸書爲讀者參考：

O. Broch, *Slavische phonetik*, Heidelberg 1911;

O. Jespersen, *Lehrbuch der phonetik*, 2. Aufl., Leipsick 1912;

J. A. Lundell, *Introduction à la phonétique des langues Slaves* 1915 sq.;

A. Noreen, *Vårt Språk I*, Lund 1903;

P. Passy, *Petite phonétique Comparée*, 2^e ed., Leipsick 1912;

L. Roudet, *Éléments de phonétique générale*, Paris 1910;

Rousselot, *Principes de phonétique expérimentale*, Paris 1897—1908;

E. Sievers, *Grundzüge der phonetik*, 5. Aufl., Leipsick 1901;

H. Sweet, *Aphnetic primer*, 3^e ed., Oxford 1906;

A. То́мсо́нъ, *ОГШ, ее ЯЗЫКОВЪ ДѢЛІЕ*, 2^e ed., Odessa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1910;

W. Viëtor, *Elemente des phonetik*, 5aufl., Leipsick 1904.
『Dialectes traités』下列其所收方言三十三種。三十三種之二十四種爲高氏親自記錄者，餘則從記載中轉錄，以英文著作爲最多。高氏自記者用龍德爾瑞典方言字母，以此字母於應用上極富彈性云。至於由記載轉錄者不過用一種粗略方式而已。方音之發音者，高氏以每一地方之土著土長教育不離本處者爲代表。高氏參考之書，見於總序者：

E. J.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Hongkong 1877.

Ch. Rey,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Hong-
kong 1901.

S. H. Schaank, *Het-Loeh-Foeng Cialect*, Leyden 189 .

R. S. Maclay & C. C. Baldwi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Foochow
1870.

C. Da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Amoy*, London 1873.

C. Gibsen, *ASwatow Index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y
Chinese by S. W. William etc.*, Swatow 1886.

D. H. Davis & J. A. Silsby, *Shanghai Vernacular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1900

K. Hemeling, *The Nanping Kuan Hua*, Leipzig 1907.

Une Société de missionnaires :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
par plusieurs missionnaires du Sé-Tchouan méridional, Hoⁿ
gkong 1893.

Gale, Korean-English Dictionary, 1897.

安南漢音以 J. Bonet 的字典爲參考字典之作根據於 Phan Duc Hoa, Paris 1899; 實際方音字典則採自 Parker 所記錄於 Giles 的 Grand dictionnaire 中的。方言字典中所稱引的書：

Adami Grainger, Western Mandarin, Shanghai 1900,

D. MacIver, A Hakka index to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H. A. Giles and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S. Wells
Williams, Shanghai 1904.

日本漢字音本於『漢和大辭林』及『漢和大辭典』二書。高氏於 Parker 所記與其他諸家所有缺失盡在總序中評論之。茲羅舉三十三種方言名目於次：

方言名	所在地	高氏 原注	今地名	書中縮寫
*北京	(順天府)			Pék.
山西				
*歸化城	(朔平府)		歸綏縣	Koeih.
*大同	(大同府)			Tat.
*太原	(太原府)			T'aiy.
*文水	(„ „ „)			Wench.
*太谷	(„ „ „)			T'aik.
*興縣	(„ „ „)			Hingh.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平陽	(平陽府)	臨汾縣	P'ingy.
*鳳臺	(澤州府)	晉城縣	Ft'ai.
甘肅			
*蘭州	(蘭州府)	皋蘭縣	Lantc.
*平涼	(平涼府)		P'ingl.
*涇州	(涇州府)	涇川縣	Kintc.
[按涇州府之府字誤。]			
陝西			
*西安	(西安府)	長安縣	Sian.
*三水	(邠州廳)	柘邑縣	Sanch.
*桑家鎮		興平縣境	Sangk.
河南			
*開封	(開封府)		K'aif.
*懷慶	(懷慶府)		Hoaik.
*固始	(光州府)		Kouc.
[按光州府之府字誤。]			
川南			
漢口	(漢陽府)		Hank.
*南京	(江寧府)		Nank.
吳語			
*上海	(松江府)		Chhai.
溫州	(溫州府)		Wentc.
寧波	(寧波府)		Ning.
閩語			
福州	(福州府)		Foo.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廈門 (泉州府)	Amoy.
汕頭 (潮州府)	Swat.
粵語	
*廣州 (廣州府)	Cant.
客家 (嘉應州主要)	Hak.
國外方言	
麗漢字音	Cor.
*和漢字音	Jap.
*越漢字音	Ann.

次述調查時實驗之工具 (Instruments d'expérimentation), 若假口蓋之類爲輔助審定音值之用者。然後仿照 Adolf Noreen 之『北方語言』(Vårt Språk = Notre langue) 書中 Grammaire monumentale du Suédois moderne 之語音學部分方法作 “Notions de phonétique générale”, 就方音中所含之音素爲學理的解釋。復次述：

現代中國語的音律 (Prosodie du Chinois moderne.)

韻(句調, 音節) (Le rythme)

音量(長短) (Quantité)

聲調 (Les tons)

音質 (Phonétique qualitative)

聲 (Consonnes)

韻 (Voyelles)

複合音 (Diphthongues)

『歷史的研究』(Etudes Historique) 部分乃以古音音類爲主, 觀察此三十三種方音所記錄三千一百二十五字之一萬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餘形式之演變關係而構定中古聲音之整個系統。高氏於此部分之 *Remarques préliminaires* 中謂：萬餘方音形式，不無疎漏之處，大致皆能自信其確實可靠；又所有例外形式不加注意，蓋以爲現代語中已不存在，即讀音不爲通用者也。構定音值時，以切韻反切爲古音，而『司馬光指掌圖』爲近古音云。

『字典』部分列方言才二十六種，與前列三十三種略有變易取捨。書例：

- (1) 依攝次（高氏實用康熙字典卷首之『等韻切音指南』次第略有移動列字編號）；
- (2) 每攝每聲但列一字爲公共注音標準，遇有特別某字某地讀音不同者列於底注而號次相續。例如第一攝『果攝』，1爲見母『歌』字，『哥』『箇』二字各地有別讀列爲²³兩號在底注中，次溪母『可』字爲4，疑母『娥』字爲5是也。
- (3) 每例字下標其構擬之古音（切韻），縮寫作 Ach, c
- (4) 依下列次序記注方音：

- | | |
|---------------------|--------|
| 1. Co (Cor.) | 朝鮮漢音 |
| 2. Ka (Jap之 Kan on) | 日本『漢音』 |
| 3. Go (Jap之 Go on) | 日本『吳音』 |
| 4. An (Annamite) | 越『東京音』 |
| 5. Ca (Cant.) | 廣州音 |
| 6. Ha (Hak.) | 客家音 |
| 7. Sw (Swat.) | 汕頭音 |
| 8. Fo (Foo.) | 福州音 |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9. Wt (Wentc.)	溫州音
10. Ch. (Chhai.)	上海音
11. Pk (Pèk.)	北京音
12. Kf (K'aiif.)	開封音
13. Hk (Hoaik.)	懷慶音
14. Kh (Koeih.)	歸化音
15. Tr (tat.)	大同音
16. Ty (T'aiy.)	太原音
17. Hh (Hingh.)	興縣音
18. Tk (T'aiik.)	太谷音
19. Wc (Wench.)	文水音
20. Fr (Fr'ai.)	鳳台音
21. Lt (Lantc.)	蘭州音
22. Pl (P'ingl.)	平涼音
23. Sa (sian)	西安音
24. Sc (Sanch.)	三水音
25. St (Sseu.)	川南音
26. Nk (Nank.)	南京音

推論高氏得失，大抵記錄之材料優於構定之結果。

國外學者迄於高氏，一除前人(1)無確定標音法式，(2)缺乏審音之學識，(3)不知中國音韻歷史根據三弊，極盡研究之能事；然而美中不足，似亦無庸諱言，管見所及，約得數端：

(一)漢字之讀音不足顯露方音，是調查之根據宜以本書開宗著重語言之義爲所必改進之點也。

- (二)漢語漢字界劃似嚴而實不嚴，例外讀音皆語言文字未經清理中之現象，是討論現象時未宜置之不論也。
- (三)等韻書籍之演變表現於『轉』『攝』分併間者至明且顯，雖高氏所獲切韻音結果已成系統，是更宜自其歷史上再加探究也。
- (四)高氏既得二十六種方音於中國音韻學上建一科學的系統，特以我國地方遼闊，方俗繁夥，所未經調查者何啻什佰倍於此數，是若擴充範圍於東南中部方音，結果當更豐富也。如湘贛徽淮諸系，高氏均未言及。

蓋愚以爲章氏音表之作實與高氏構音之意表裏，而二家一牽於字形之寫定，一守於字音之注訂，視語言爲重之形式不同而其實質未嘗異。或者一失之演繹，而一得諸歸納，得失之間，至爲難言；夫已知歷史者將上下古今爲之貫繫，則其不欲孜孜論音素也是爲失；未知音素者將南北四方爲之搜羅，則其不能歷歷數語史也是亦爲失；得者各有其半耳。

今後吾人，以深知自國歷史之素養，效章氏之能；而精明他人科學之技巧，步高氏之術；古今中外，融會貫通，則數百年紙上玄談之音韻，庶幾可以克奏膚功，而於民族語言之活動得一具體記錄，抑亦非夢想事邪？

第九節 羅氏方法述

中國語言研究至於章氏實具規模，而語音研究則自高氏始加完密，上節已論及。後於章氏，國人之以文字語言爲對象，貫通整理者尙無聞焉。雖然，章氏之法一時置而不用或竟不復用，於方音或方言研究之科學化並無若何絕對損失；蓋其方法之應用苟不得一了悟甚深者，則流弊亦殊可畏。此其故在於新方言式之研究是由考據而定音準，自此音準演繹而論語言；演繹與考據必基於特殊素養方能運轉自如。吾人固有時需用之，但於科學的建設，應當以尋常原理爲發軔，而將考據之事爲終極，是爲正格。故高氏之方法，爲國人所宜參攷者也。高氏法曾爲名曰『記音考史』，若我國人自當進爲『考音證史』。吾友羅常培君實爲代表焉。

何言乎『證音考史』？蓋記音之事，事所當然；吾人自必擴而充之以取法高氏，若羅君廈門音系之作視方言字典之細密可不論也。至於用審音之功定考古之事，章高二家之書適取兩端，後之作者必執中居上，且當深入於個別的系統研究，以方音爲工具，對音韻史問題中建設實際論斷。羅君近年論著之_レ向大致在此，主要篇章則有——

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集2.3)

知徹澄娘音值考，(集3.1)

唐五代西北方音。(單甲十二)

自羅氏工作始，方音研究乃脫離往昔的地位，被拘牽文字考訂之目的。然則『證音考史』之法實方音研究的意味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進步做音韻學史之科學的根據也。愚以爲合章高方法研究方音，其無恢廓之見者不失爲得語言本體之了解，若羅氏之所掬闢則更有獲於其研究之効用矣。學者多不能得『體』者，況其『用』邪？此所以標『證音考史』之目，期與同志共定斬濤云爾！

羅君於往歲講述『方音研究』，專一倡導實際實音，著引論三章，曾載國語週刊及東方雜誌。茲錄其第三章，以見其態度：

最近國內學者研究現代方言的興趣，是由徵集歌謠引起的。自從民國七年二月北京大學發起徵集歌謠以來，經過五六年的工夫，歌謠收到的日漸增加。後來因爲歌謠裏有許多俗語都是有音無字的，~~除了~~華北及特別製有俗字的廣東等幾省以外，要用漢字記錄俗歌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勉強寫出來，也不能正確，而且容易誤解。單用漢字既然不行，注音字母那時也沒有製定閩音符號，那末，要想記錄一首方音的俗歌，祇有用羅馬字標音的一法。這種意見，周作人先生在一篇短文『歌謠與方音調查』（北大歌謠週刊第三十一期）裏首先提出，逐漸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跟討論。錢玄同先生並草擬了一種『歌謠音標』（北大歌謠週刊增刊）。到了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裏附設的方言調查會遂宣言成立。是年五月復由林玉堂先生擬定了一種方音字母，並由林先生自己跟董彥堂先生標註了北平蘇州紹興福州績溪南陽黃岡湘潭昆明廣州潮州廈門成都蕉嶺十四種方音作爲實例（北大歌謠週刊第三十五期）；這實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在是國人用新方法研究現代方音的『推輪大輅』。同年三月劉復先生在巴黎用實驗語音學方法研究漢語聲調的報告——四聲實驗錄——也出版了。他返國即在北大成立語音樂律實驗室。於是方音研究的進展更得了科學上的助力。後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北海濠濮間開第三次懇親會，吾友魏建功先生就把『到底怎麼樣』一句話用國際音標記錄了三十三種方言，作為餘興（北大國學門研究所週刊第三號）。那時對於方言調查興趣之濃厚，由此也就可見一般了。可是用語音學的方法大規模調查一個語羣的方音，而作專書的，趙元任先生的『現代的吳語研究』實在要算是第一部。這部書是十七年六月由清華研究院刊行的，他所調查的區域包括江蘇的東南部跟浙江東北大部，一共有三十三種方言。他所用的工具祇是兩隻天賦的聰敏耳朵，不單對於聲母韻母的音值完全憑着聽覺所得，用嚴式的國際音標記註下來，就是審辨聲調的音值也不過用一個『漸變的音高管』稍微幫一點忙，並不需要任何複雜的儀器，這的確是很難能可貴的。所以這部書的出版跟劉復先生的四聲實驗錄價值相等，實在是近十年來語音學上的兩大貢獻！

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趙元任先生復於十七年十一月至十八年二月，在兩廣作初次之方言調查，其範圍東至潮汕，西至南寧，北至樂昌，南至中山。計在當地記音及就近覓人記音者，有潮安東莞恩陽廣州桂林貴縣揭陽中山樂昌廉州南寧三水韶州新會始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興台山文昌梧州桂平江口撫縣五華等二十二處。次年八月李方桂先生又在南海調查了瓊州海口文昌樂會萬寧崖縣六處方音。他們的報告正在整理中。此外，研究一地方音者，有羅常培的廈門音系，周辨明的廈語的構造及聲調變化，陶燠民的閩音研究（史語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兼及非漢語的方音研究者，有趙元任的廣西僑歌記音，西藏倉洋嘉錯情歌記音，李方桂的廣西凌雲僑語（史語研究所集刊第一號）等。因為國內方音研究的進步，於是外國人一方面也改變了舊的方法，像卞志一（Von Theodor Bröring）的山東聲音（Laut- und Tonin Süd-Schantung），卓古諾夫（A. Dtagimov）的湘鄉跟湘潭的方音（Les Dialectes Siangt' an et Siangxiang）：比起從前傳教士所作的，已然不可同日語了。

至於用近代的眼光，科學的方法去考證中國古代音的像林語堂先生的西漢方言區域考（貢獻第二，三期）及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語絲四卷²⁷，28期）兩篇，實在是近來不可多得的文章。他所以有這種貢獻，正是十餘年來方音研究演進的結果。若想把音韻史每個時期的方音系統都弄清楚了，尤其非澈底的弄明白現代的方音的系統不可。不過近十年來方音研究的進步，雖然可以同國語統一的推行並駕齊驅，可是已經調查過的方言區域還不及全國的三分之一。像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甘肅福建的大部分，江蘇北部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的全部，都是未經懇闢的荒田，正待我們去披除榛莽。然而調查方音的人才是要經過相當訓

練的，這種大規模的調查事業既然不是少數人所克完成，自然非有多數同志的應求就難望發展。我們所以要開中國現代方音研究這一科，無非想找幾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朋友罷了。

由此看來，關於『記音考史』的研究正在國內學者共同努力之下也，如十八九年以來北大語音樂律實驗室之記錄河北各縣方音，二十二年春季白滌洲氏之調查陝西關中道方音，最近羅氏將赴徽州調查方音，劉復先生將沿平綏路調查聲調，譬猶探礦，今皆是探苗踏勘，（諸家方式及結果將分見後來各講；）至於方法之統屬，不外上節高氏精神而已。

羅氏三作，前二者示由文字材料考定一時方音狀況之例，後者示由舊記方音材料考定一地一時音系狀況之例。考定中所據的標準均爲切韻，且即因討論切韻的音值而作考證，『證音考史』之所指便是此點。

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攷之總結論曰：

切韻魚虞兩韻在六朝時候沿着太湖周圍的吳音有分別，在大多數的北音都沒有分別。魚韻屬開口呼所以應當讀作 io 音，虞韻屬合口呼所以應當讀作 iu 音。後 [y] 音的演變是經過 io → iu → y 這樣一個歷程的。

（集2.3.385。）

作文動機，因切韻所分魚虞模三韻（1）自唐代以來所謂許敬宗奏定同用獨用後，魚及虞模雖分，度模已混；（2）自等韻書立『攝』之後，合成『遇攝』，魚虞之辨又滅；（3）元明以降近代音復演成可二讀，方音大半爲——

模韻與各聲母拼切爲u,

魚虞韻在牙，喉，齒頭，及娘來各聲母後爲y,

魚虞韻在舌上，正齒，唇，及日各聲母後爲u。

高本漢辨晰於中國聲韻學研究(p.679—680)中，據方音的參證，作——

魚韻 -jiwO,

虞韻 -jiu。

特有二點，爲羅所欲商榷：

一，從高氏所引據的幾種方音裏頭，並沒有發見魚韻可以讀合口的證據，他何以在io中間加上一個小w，而斷定魚韻的音值爲-jiwO呢？

二，高氏因爲魚虞兩韻『日譯吳音祇在知系聲母的後頭跟漢音相合，在其餘的聲母後頭剛剛跟漢音相反』。所以說『牠所根據的方言大概跟切韻所根據的不同』。但是日譯吳音實際上是否跟高氏所說的完全相合；並且牠所根據的方言是否跟切韻所根據的絕對不同呢？

他修正高氏將魚韻當作合口的根據誤以等韻切音指南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爲一書發生的差異，依照韻鏡魚開虞合的規定，作——

魚韻 -jiO,

虞韻 -jiu。

結果：吳郡丹陽吳興會稽廣陵彭城魚虞分用，惟牙，唇及喻來各母後有時通用；而北地則洛陽東郡滎陽陳留濟陽潁川襄城陳郡汝南南陽譙國齊國東海琅琊清河渤海范陽太原

河東弘農京兆北地魚虞合用又與模合用，並不以牙，唇及喻來各母爲條件。

知徹澄娘音值考內容：

- 一，認定問題；
- 二，提出假設；
- 三，從梵文字母的譯音證明；
- 四，從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證明；
- 五，從藏譯梵音證明；
- 六，從現代方音證明；
- 七，從韻圖的排列證明；
- 八，對於前人審辨知等音值的批評。

本文亦可謂爲修正高本漢構定切韻音舌上聲母而作。其假設云：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認爲知徹澄三母和梵文的『舌音』 $\text{ㄗ}(\text{t})$ $\text{ㄘ}(\text{th})$ $\text{ㄙ}(\text{d})$ $\text{ㄨ}(\text{dh})$ 相當；換言之，就是應當讀作舌尖後音的塞聲，牠們的三等字後來或者因爲「化」而有接近顎音的傾向。至於娘母本來也應當和 $\text{ㄣ}(\text{n})$ 相當，不過因爲牠在切韻的反切裏既然和泥母不能劃分，在華梵對音中也往往和 $\text{ㄣ}(\text{n})$ $\text{ㄣ}(\text{n})$ 相混，所以在唐末的三十字母裏還沒有獨立，直到宋人增改作三十六字母的時候，牠才和非敷奉微禪五母同時產生。

羅氏從錢大昕陳澧說，別梵文字母爲二系統，

圓明字輪——華嚴字母；

四十九根本字——涅槃字母；

而證三十六字母淵源當自涅槃一系。於兩系經論所譯舌

音五母對比推斷——

知徹澄三母在六朝的時候或者還有些地方保存上古的舌頭音，沒有完全分化；

然而從六世紀之末(A.D.592)，到十一世紀之初(A.D.1035)，牠們確曾有過讀作 t , th , d , (或 dh) 音的事實，至少在梵文字母譯音裏找不到反證。(集3.1.128.)

於其例外三點之一推斷爲北天竺的 n 音是有一部分變近 d 音的。是由譯經分歧上求解釋之結果也，例俱見本文。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計取一百五十五梵名內含舌音：

有 t 音者對譯知母爲 $\frac{45}{51}$ ，澄母 $\frac{4}{51}$ ，定母及穿母各 $\frac{1}{51}$ 。

有 th 音者對譯徹母爲 $\frac{7}{11}$ ，知母 $\frac{3}{11}$ ，透母 $\frac{1}{11}$ 。

有 d 音者對譯澄母爲 $\frac{31}{36}$ ，定母 $\frac{5}{36}$ 。

有 dh 音者對譯澄母爲 $\frac{3}{4}$ ，徹母 $\frac{1}{4}$ 。

有 n 音者對譯情形較爲糾紛：

娘母 $\frac{40}{53}$ ，

泥母 $\frac{10}{53}$ ，

日母 $\frac{3}{53}$ 。

又別有含齒音 n 對譯娘母混入 n 者十四。藏譯梵音，以藏音無梵音之舌音，譯 t th d dh 據拉薩讀音，却變爲舌尖後音之塞擦聲，第三第四變成第一第二之低調，第

北京大學國文系方音研究

五與 n 無別。從而推斷——

今北平開封南京等處方言裏從知徹澄娘變來的 ts, ts', n ，
也是從中古音的 t, t', d, d, n 演化而成。

現代方音係取高本漢方言字典所記四母音，討論修正高氏所定知等二三等音。

此兩文中所涉及之方音研究幾無不爲歷史上之痕跡，是純粹客觀材料之以主觀眼光整理者也。唐五代西北方音則不然，其材料取自敦煌石室所出漢藏對音寫本，爲吐蕃人習漢語所用，內容較普通譯名更有系統可尋；對譯之漢音雖亦可想見是代表與蕃地接近之當時流行方音，而結論並非預定之假設。所用材料有五：

- (1) 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
- (2) 漢藏對音大乘中宗見解殘卷；
- (3) 藏文譯音阿彌陀經殘卷；
- (4) 藏文譯音金剛經殘卷；
- (5) 唐蕃會盟碑拓本。（此是石刻。）

利用 1345 諸材料討論者，東方學家皆不過零碎引說，能從而擬測其所代表之方音系統者未嘗一得，2 項材料並無人問津。羅氏始取與切韻比較推測，復與現代西北方音六種相較以探其淵源，得見未經前人道及之唐五代西北方音之特點。結果於切韻系統可得十分之七八。因會盟碑之紀年唐穆宗長慶二年(A.D.822)，而能考定數項材料之時代先後。從藏文寫音（一百五十二個對音）上可以明白聲韻狀況，而羅氏並注意何者爲當時實際語音，何者爲藏文之替代音；故所得非僅爲『大部分想像的結論』也。

其所得之聲韻情形：

(1) 聲母

輕唇音非敷奉大多數寫作送氣的p' 已然露出重唇音分化的痕跡。

明在收聲-n或-ñ的前面讀m,其餘變'b;泥在收聲-m或-n的前面讀n,其餘變'd。

舌上音混入正齒音。

正齒音的二三等不分。

牀大部分由禪變審,但澄却變成照的全濁。

摩擦音的濁母禪邪匣變同清母審心曉。

y 化的聲母並不專以三等爲限。

全濁聲母在2項材料中大多數變成平清,顯然更近代化。

(2) 韻母

宕梗兩攝的鼻收聲(ŋ)一部分開始消變。

魚韻字大部分變入止攝。

通攝的一三等元音不同。

同韻字往往受聲母的影響變成不同韻。

一等元音(a)同二等元音(ä)在藏文寫法上沒有分別。

入聲的收聲(p),(t),(k),藏文寫作b,r(或d),g。

別有注音本開蒙要訓末尾題『天成四年九十(?)八日嶺煌郡學士耶張口口口,』時代地域可以確定。羅氏檢定其可靠材料計二百四十二對注音,去其穿鑿誤謬,亦得若干現象。

可與上述(1)項材料相證者爲:梗攝與齊祭兩韻對轉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止攝與魚約旁通。

聲類之變最甚：全濁聲母有變全清趨勢，而齒頭四等亦受顎化影響混入『舌上』與『正齒』。泥來不分。娘日不分。漢藏對音中皆無此現象。

羅氏以爲：此一材料與上述五種材料或更有方音上之差異，時代固已晚矣。

綜合羅氏工作，其特點在：態度謹嚴切實，方法兼容並包，虛心審音，盡情探史，誠不愧爲『古今中外』無往不通，是中國音韻學與外來語音學接觸後，精粹昇華之表現：『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此之謂也。

歸納諸家出發點，不外三種：(1)文字的，(2)音韻的，(3)語言的。此三點，得者共榮，失者偏枯，故各有正負。實事求是，奮力審音，振茲墜緒，語文綱領，庶幾有豸。學者其有意於『以一貫三』之盛業嗎？

北 京 大 學 國 文 系 方 音 研 究

—90—

文 68 E 趙校

